憲章外史續編

萬曆注畧卷之七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神宗顯皇帝 起壬申六月終庚申七月

諱翊鈞 穆宗長子在位四十八年改元萬曆壽五十七葬定陵

母孝定皇太后李氏翼城人父偉武清侯 后孝端皇后王氏餘姚人父偉永年伯 妃鄭氏大興人兄國泰

福王常洵國雒陽 瑞王常浩國漢中 惠王常潤國荊州 桂王常瀛國衡州

內閣二十人

太師張居正首輔十年文忠

少師張四維蒲州人首輔一年文毅　申時行吳縣人首輔九年文定　趙志皐蘭谿人首輔五年文懿

少傅呂調陽臨桂人文簡　余有丁鄞縣人文敏　許國歙縣人文穆

王錫爵太倉人首輔三年文肅　沈一貫鄞縣人首輔九年　葉向高福清人首輔七年

少保張位南昌人文憲　沈鯉歸德人文　朱賡浙山陰人首輔二年文懿

尚書馬自強同州人文莊　王家屏大同人文端　陳于陛南充人文

于慎行東阿人文定　李廷機晉江人文節　方從哲德清人首輔七年

吳道南 崇仁人 文恪

上於嘉靖四十二年八月癸亥生于裕邸隆慶二年

三月立爲皇太子

隆慶六年六月甲子　上卽位○太監馮保掌司禮

監○丁卯閣臣高拱條上五事一御門聽政親答一

詳覽章奏一事必面奏一俱發內閣票擬一本詞不

留中大約禁中宦竊權使政歸內閣中官皆恨揣汲

宣言於朝曰老臣謬膺托孤之任社稷宗廟事重遂

有傳中旨諸司按法覆奏而折衷於老臣修復古百

官總已以聽冢宰之義○吏部尚書楊博請推心委任

閣臣令親草擬奏或召至便殿面相質問務求要當

然後渙發則成憲無爽○一日內使傳　旨至閣拱

曰　旨出何人　上沖年皆若曹所爲吾且逐若曹

矣已令臺諫程文駱遵等六人劾馮保必欲出之保

故接其奏俟閣臣張居正覩　陵地歸庚午有旨召

成國公內閣六部至會極門拱以爲且逐保也中使

以　旨授成國宣讀之乃責拱專擅無人臣禮衆

何爲吾母子驚懼不安令卽日歸田拱伏地不能起

居正掖之出翌日躡蹻僦騾車出都○癸酉　上御

平臺召閣臣張居正至座前曰父皇謂先生忠先[illegible]

幸自愛悉心見輔。居正頓首泣謝。言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 聖明留意。 上曰善。居正既得國。概然以天下爲已任。中外想望丰采。其爲政大約尊主權。課吏實。嘗言 高帝眞得聖之威者也。 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不亂。今 上 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詔草請於 上。丙子召群臣廷飭之。敕曰。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箴刓鈌。鑽窺實隙。巧媒蹊徑。敲摘朋黨。公事搆排。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誇讒佞便捷爲有才。愛惡橫生。恩仇交錯。遂

使朝廷威福之柄僅爲人臣酬報之資是用去其尤甚薄示懲戒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朕嘉與臣民會歸皇極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隨時毋嚐沓翕訿以亂政任輔弼者毋聽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毋作好惡以開羣枉之門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若或沉溺故習堅守途轍以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祖宗憲典朋甚朕不敢赦詔下百寮惕然○丁丑大學士高儀卒以呂調陽爲大學士

[illegible]○定漕運程限每歲十月開倉十一月兊完十
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四月抵灣
秋七月甲申朔 上享大廟 上召輔臣面諭欲於
生母 皇貴妃尊號多加二字居正不敢違下議尊
皇后曰仁聖皇太后 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宫
中內宴 慈聖猶不敢同坐久乃並坐云○起譚綸
尚書兵部○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奏報海運抵岸六
幫無失信可與河漕並行○初通漕運于密雲侍郎
劉應節言密雲一城環控白潮二水白水徙流西城
下去潮不二百武遂潮入白合爲一派水深漕便[illegible]

船可直達密雲移通倉五萬于密雲扣雲折色三萬五千兩存留太倉給京軍月糧則通倉無腐粟密雲免腐苦○御史陳堂條奏處置廣寇事宜曰昔裴度有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業已討之兩河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今如林道乾等解散其黨還故巢示以大信李茂則聲其罪惡督擊以收成功如此則撫可爲恩勦可爲威羣盗庶幾格心

八月乙卯封慈聖父李偉武清伯○丁巳加張居正左柱國○辛未初御文華殿講書輔臣居正請 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每日講讀畢進煖閣少憩司

禮監將各衙門章奏進上　上覽有所諮問即召閣
臣將本內事情一一敷奏覽本後正字官進字畢再
進午講講通鑑節要將前代興亡事迹明白講畢還
宮○　上方十歲以英明聞　穆廟恭妃遣內使以
金壺遺其家爲門者所訴奏　上答內使二十以首
金遺妃曰妃家貧以此給賜　先帝賜器不可出也
○　上好爲大字賜輔臣張居正齋手一人宅擬儀
衛及捧日精忠堂閣之扁二一日謂居正曰朕欲爲先
生書太岳二字居正曰主臣不敢乃已○穆宗稍肩
當祧　宣宗科臣雒遵請祧　憲宗於　穆宗爲共

[illegible]不宜祧請復　睿宗[illegible]言古者以
一世爲一廟非以一君爲一世唐宋皆十一室而允
世並祀于太廟請于寢殿各增一室不允○張居正
三辭恩命不許○禮科陸樹德請將江南民運白糧
併領運軍順帶○薊遼督劉應節言自鎮邊抵山海
延袤二十里因地制兵非三十萬不可兵多則勢蹙
食足則兵壯恢復大寧以精兵二十萬控制外邊庭
無近寇上也分屯列戍首尾相應次也補完主兵十
一萬客兵六萬訓練有成下也入衛者半枵腹上班
者張空拳兵寡邊長捉襟露肘是宜預籌○遣中官

賞賜張居正獎諭勑書一道○兵科李熙奏民務有五曰賑窮民也優富民也驅游民也禁末作也抑刁訟也賑窮優富以培財所繇生驅游禁末抑訟以謹財所繇耗皆安邦固本之要也○廣東巡按楊一桂極言招安之弊○張居正請正制誥之體畧曰閣臣之職視草代言成化弘治間誥勑叙本身不過百餘字父母妻室不過六七十字以賚被爲榮不必詳其閥閱此制體也近來詞妄誇侈臣諛其君猶謂之僭况以上諛下是何理乎今後制誥必須復古崇實[illegible][illegible]列情[illegible]詞以壞制體○居正有疾 上眷顧殊絕

每日御講筵講臣出就直廬居正以侍書入在文華殿後東偏張小幄造膝密語　上有所欲言正字即趨出殿門言止乃入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　上御煖閣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講　上先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搖扇殿角試其涼煖隆冬進講以氊一片鋪丹地恐居正立處寒也　上一日御講一內使旁侍竊搖扇　上目之還宮杖之曰汝不畏先生見乎以吾爲無家法也○　慈聖內教極嚴　上或宮中不讀書即召使長跽而數之當講朝日五更至寢所呼曰　帝起即呼左右扶坐亟取水爲　上沃面挈之

登車以出○乙卯　上御文華殿講讀畢出諸左室觀先聖先師召閣臣入列舉以問至文王稱事親問安視膳至周公孔子問何以旁列閣臣對曰二聖皆人臣已閣臣同講官隨至穿殿門乃退○靈藏贊善王差使貢方物馬匹○廣西猺破懷遠殺知縣馮希武○兵科李已請禁錦衣傳陞濫官

九月甲午山陵禮成丁未奉　莊皇帝孝懿莊皇后

王祔太廟祧　章皇帝神主○順義王俺答貢馬二百五十匹

十月御史胡涍請矜放宮人以光聖德中有唐高則

天等語　上怒斥爲民○乙巳慈慶小室火○茶城河淤修建境山閘幷護岸堤導河自安東縣至金城五港入海○有客星見於閣道　上驚懼夜露禱於丹陛○加陞俺答兒子永邵卜大成爲都督○陜西巡按蕭廪改勘牧地言七苑共五萬五千三百二十二頃除見養馬八千七百七十匹扣地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一頃餘地四萬二千九百七十一頃歲徵銀一萬八千三百二十兩專備軍餉種馬仍當取諸孳生不可任其倒失徵銀易買及罷監苑官○鄭中丞體復請查近畿葦地歲徵銀解貯節愼庫且言

既不能踰以與民又不得用之在官徒充吏胥之橐

尿非法

十一月黔國公沐朝弼數犯法遣緹騎逮至京廷鞫

之貸死錮之南京○廣東大水○四川撫臣劉斯潔

奏薦司直任瀚潛心著述削迹城府○兵部奏北虜

三鎮貢市事竣糧餉無飛輓之縈士馬免鋒敵之苦

重夷欣戴中外大安○土蠻寇遼陽總兵李成梁大

奏伏兵襲破之

十二月輔臣居正進帝鑑圖說疏畧曰德惟治否德

亂以古爲鑑可知興替前史所載興亡治亂之迹大

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民親賢遠佞憂勤惕厲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般樂怠敖即亂譬佩蘭之必馨飲鴆之必殺取巳然之迹而反巳內觀得失之效昭然矣謹自堯舜以來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善爲陽爲吉故用九惡爲陰爲凶故用六每一事各用一圖爲之直解以取古人爲鑑之義

上嘉納之○大學士居正以先帝服制未過小祥節間請宮中勿設宴并免元宵鐙火上報曰

聖母膳饈每齋素蔬食或遇節小坐但增果品一桌

亦不用樂居正曰如此不但見　陛下追思之孝且節儉自是美德　上納之尋諭光祿寺節間免辦凡省七百餘金○訓導侯貴疏學政六事一從祀論語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子張不及有若進子張而坐有若于廡非是箴聖劉向王弼賈逵何休王肅荀況何晏馬融杜預楊雄吳澂釋經功不可泯又文字自蒼頡始制嗣以史籀程邈李斯蔡邕李陽冰乃大備宜立一祠以隆祀併祀造紙之倫製筆之恬一教條教官徒取充位書院講學有類談禪以六經爲糟粕謂不立文字直可超悟聖賢以佛之似亂孔子之眞

不可。○宣府巡撫吳兌管邊垣。自四海治抵西陽河。又築外十三家邊。起滴水訖黑漢嶺。繇是胡漢畫然。又　諸陵後薄。歲煩徙軍護　陵。而其境東北皆挺出塞外。勢懸多㑀。兌乃繇龍門所至清胡堡。橫絕虜地三百里。建壘聯絡。遷降虜史車二落屯之。諸帥皆罷護。○把都兒黃台吉崛強。不樂俺荅內附。每得賜物。輒抵于地。兌思有以懾之。市之日。虜酋子弟在百里外。而精騎屯塞下。兌偕五騎入其營。二旂前導。云來閱賞。虜衆錯愕下拜。爭獻酥酪。兌按行其營。驃而返。王崇古以爲危。兌曰。身出有三利。悉彼虛實。一也。

彼方倜疑我輕騎直往使無我虞一也虜常輕我今親蹈虎穴彼將震駭失魄二也俺酋在遠營中小酋不虞我來請命則無及擅動非虜法正其智勇俱失之時不足畏也崇古愧服○癸顏操蠻以妹妻黃台吉挾貲寇邊殺二將劄帥問討于充充曰上策討之中策懲之上策宜用兵而示之不用加賞以誘之使其覺備而後兵之可以大創中策宜不用而示之用劄門大出師聲討宜雲料軍合擊微示意黃酋俾得縛罪人自贖劄帥以鬧居正謂宜從中策遂縛阿都赤十七人戮于古北口○宜府屯糧溢故額至二十一

萬軍多積逋。充請赦逋復額。給流人牛種。三四年間。粟價賤于中土。○充嘗造將軍砲百滅虜砲千三眼銃萬。製双輪小車。挽以十人。駕一馬。隨營遠從。砲發而車完。又楔砲以乾土代木。氣完而不震。砲舉如連珠。虜皆嚙指。

癸酉萬曆元年正月壬午朔。○府江猺作亂。布政使楊成。於昭平馬江之界。立一新縣。割富川賀縣之地隸之。益以堡兵。設守備。東則水涯。西則仙廻。仍各立土舍。屯兵耕牧。遙相應制。且撫且勦。凡十月而盜息。○御史李頤請祀布衣胡居仁于孔廟。○侍郎萬恭追

理故尚書宋禮河功○戶科張特甬請命儒臣輯本朝成事倣帝鑑圖說進覽○特授德平伯李銘千錫都督同知不爲例○准安南莫茂洽爲都統使
二月癸丑　上御經筵端拱傾聽音吐清亮儀度雍容諸臣稱嘆○兵尚書譚綸陪祀咳嗽爲御史景嵩等所糾欲劾去之　上曰咳嗽小事何至去一大臣罰俸留用○嶺東賊平惠州有馬一等寨叢山深箐賊曠聚其中督撫殷正茂擊之俘斬藍一清等萬二千有奇先是賴元爵藍一清盤牙四十八巢延袤八百餘里晝夜以殺人爲戲舉或剖孕婦或剔嬰兒使

毋燃火烹子使子立觀殺父慘酷萬狀自隆慶初至
末所虜殺村落男婦以萬萬計其黨曾廷鳳等已遣
子入學馬祖昌等各面縛歸降皆詐也正茂決意討
之召諸軍大會幷徵左右江土兵以參議顧養謙吳
一介陳奎爲監軍分三道入自壬申冬至春大戰數
十諸將佐暨丞尉及諸生之有武畧者各效命直前
悉得搜捕山岩溪洞無一得脫者嶺南北郡縣始得
寧帖正茂復督諸將張元勳胡震陳璘等逐海賊諸
良賓林道乾於海崖盡傾其巢○有男子章龍假充
內使直入乾清宮爲內官所獲送廠供稱姓名王大

臣司禮欲借之詞以陷高拱太監張宏不可乃止決
獄
三月江西撫按稱故尚書王學夔絕跡公府九袠耆
德詔遣行人存問○浙江巡按徐栻請定王守仁從
祀孔廟科臣趙思誠參論守仁非聖毀朱權謀姦貪
宣淫侍女妻發其穢搶定寧賊擄取金寶不可謂有
道御史石檟論守仁始與宸濠交厚繼因伍文定以
成功科臣趙參魯疏辯守仁真儒正學　部是之○
御史謝廷傑請崇祀金華宋元時四儒何基王柏金
履祥許謙及近故尚書章懋等直學祠

四月增薊鎮敵臺二百座○督兵討廣西懷遠猺賊○甲戌兩廣殷正茂提督

五月制兩殿中書官階至五品而止

六月科臣賈三近言海運漂溺之患遂罷海運○旌江西烈婦七人永豐羅氏等不受賊汚死新昌周氏等以不肯更嫁死

秋七月張居正以綜核不實爲言請令天下吏民所上封事下四方郡國者諸曹皆置紀籍與爲期約而月令科臣按之所在撫按行部不以時奏報或已奏報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部下所司責令對狀

○總兵李成梁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隣兀堂去靉陽二百里巡撫張學顏按視數十酋環跪願質子所在易鹽布學顏疏請聽市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屬海西者王台制之屬建州者兀堂制之頗遵約束○詔祀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及元儒吳澄于鄉

八月禮科石應岳稱奏布衣陳真晟理學○旌表麻城烈女熊仙大○旌表遼東故軍郎傑家一門忠節凡陣亡男女十四人○江西巡按燕儒請卹建文遺忠練子寧諸人允之

九月吏尙書楊博罷南工尙書張瀚代廷推葛守禮
朱衡及瀚　上問居正葛近裏用瀚何如居正曰瀚
文學政事兼長出其不意拔之疎遠之中甚當　上
遂用之
冬十月輔臣講宋仁宗不喜珠飾　上曰國寶惟賢
珠玉何益因述中宮好裝飾朕每事抑之居正頓首
稱善又言秦始皇銷兵木梃何嘗不殺人居正曰一
二戍卒便能亡天下所以可畏惟民　上曰然○贈
朱希忠王爵科臣劉不息等諫阻不聽
十二月大同巡撫劉應基被劾聽勘違例奏辨特詔

章職〇初黄台吉妻五蘭比妓生扯力克無寵又妻大成台吉之母生五路台吉復妻之盡奪其部就室于朶顏諸子失兵怏怏宣撫吳兌計所以破部之值扯力克求賞兌故抑以激之曰吾取爾父騎歸爾爾能忠報乎扯力克曰能兌曰爾父惟華布腹心耳大成與爾父有隙吾今合爾力足抗也扯力克兄弟果殺華布黄酋恚甚不敢詰勢稍衰吳兌又遣將邀把都兒飲而疏之其子青把都怒擁兵至王寨要求十三事兌召之前脇讋爾爾言甫畢千砲並震虜馬皆驚乃號泣乞貴而去自黄酋弱把都兒死虜王欵益堅

允始定虜王貢儀虜使入邊恭遊于塗遊馬下立言
事則聽置夷館以五卒夾一虜扃焉每市虜首止牆
外馬良者予直七兩有盜馬者令守卒持白梧伏伺
痛棒之哈不慎部人盜馬獲其三人哈首掠七人以
去允告諸部將發兵討之諸部懼追還所掠謝罪
甲戌二年正月　朔日食○北虜三貢禮成加王崇
古少保○輔臣張居正進講章疏畧曰義理必時習
而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後知新　皇上睿明日開
者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尋繹則其融會悟入必有
出於舊聞之外者編定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

本進呈○西南夷都蠻有九絲淩霄等寨皆天險雙
人屯聚其中出没爲寇隆慶初蜀守臣上告朝議命
曾省吾往討之曾有偉畧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
募死士從間道擣其虛先是有以閫事論總兵劉顯
者居正日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并閫
事逮治之於是顯以平蠻自效凡越六月而淩霄九
絲等寨悉平斬首一萬二千餘級
二月鴻臚寺糾劾失朝官文臣趙志皐等六十二員
武臣朱崗等二百七十二員各罰俸○番禺豊城縣
庫○粤將張元勳閩將胡守仁合兵擊逋賊林鳳於

滿洲大破之。鳳毳吕宋國

三月賜進士孫繼臯等○　上命吏部引天下廉能官員赴會極門面加奬賞

夏四月　聖諭責成提學官近來造士狥情姑息借譽士口以致習尚浮薄學行空虛投之以政全無實效殊失朝廷育材待用之意今後有不職者該科叅奏○科臣張楚城請行久任　上曰久任本係良法近來華要衙門陞轉太驟獨責守令勢自難行須漸復祖宗舊規遵守

五月賜居正父母銀幣○翰林院産白燕內閣生嘉

進輔臣以獻 上甚悅中使馮保使謂輔臣曰十
上沖年不可以異物啓其玩好又一中使語講官于
慎行曰白燕相公所獻耶大非宰相事不聞越俎之
獻耶 上尋以白燕送出○馮保奏門禁內官曹用
儀留二小廝內宿下法司問○召王崇古於邊入協
理京營戎政○時俺答既封吉能亦修貢受約束因
貢爲市中國以梭布皮物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交
易不絕胡越一家東自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
里無烽火警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所省糧
歲數十萬石○起復方逢時於家代崇古督邊

六月限舉人三科不第卽授職

秋七月昭陵地陷尺寸　詔經管官悉行罰治○禮部奏請澄汰各處鄉賢名宦祠

八月淮徐海嘯河溢

九月鹽礦盜起於鈞鄭間

冬十月太監馮保奏革惜薪司濫費每年應供柴二千一百二十八萬五千斤炭五百九十三萬一百九十五斤○上書㬎子一人承保天命八字賜居正居正因奏帝王之學以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不以小藝漢成能度曲梁元隋煬宋徽皆能文章無救于亂　皇上

聖聽日開。宜及時講求治理。若字遍鍾王。亦有何益
上領之○上從容問居正元夕鰲山烟火。祖制乎。
居正曰非也。成化間以奉母后。當時多有諫者、隆慶
時方歲供耳。 上曰鰲山聚燈爲棚耳。懸燈殿上。已
自足觀。安用此。居正曰明歲大婚。及出閤釐降多事。
宜加意樽節以待用。 上曰朕極知民窮如先生言。
命元夕罷烟火鰲山○浙江巡按田樂奏稱先年遣
戍盧龍各衛葛乾相等三百七十餘戶係方孝儒姻
黨乞行豁除。不允
十一月遼東告捷。初東虜屢大入犯。逆酋王杲至王誘

殺我裨將裴承祖總兵李成梁提兵問罪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張居正查參內閣兩房官曠廢不到者十八員各罰俸

十二月南京內使醅酒辱科臣王頤勑守備太監李慶嚴加懲治科臣趙參魯論之語過激命謫典史○閣臣張居正進御屏一座中三扇繪天下疆域之圖左六扇列文官職名右六扇列武職官名用浮帖以便更換　上命張設文華殿後

閏十二月遼王國除○罷薊遼清軍御史○上御殿講讀從容與輔臣語建文皇帝事曰建文當時果逃免

否居正對曰先朝故老傳言建文當靖難師入城時削髮披緇走山雲遊四方人無知者至正統間忽于雲南郵壁上題詩有御史覺其異召而問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歸骨故國乃知爲建文也御史以聞遂驛召來京驗之良是時年七八十矣 上命誦其詩慨然興嘆命書進覽居正因奏 聖祖皇陵碑文

次日 上御殿謂居正曰朕讀碑文數遍不勝感痛居正因奏 聖祖備嘗艱苦既登大寶衣澣濯之衣三十餘年勤儉如一日將逝之先猶下令課農桑里老至京皆召見問民疾苦 皇上今以 聖祖之心

爲心乃能永保洪業　上曰朕敢不勉行○上傳聖
母意欲停刑曰聖母奉佛故不忍耳居正奏曰佛氏
所稱地獄刀山劍樹剉燒舂磨其慘更甚于行刑
上大笑諭止勿停
乙亥三年正月庚子朔南科臣余懋學疏陳五事有存
惇大一款居正怒其爲受賕官遊說請旨削籍○禁
武臣乘肩輿并諭兩京文武官遵守典制○編修張
位請申飭史職一議分管責成日講官日輪一員專
記注起居並錄　聖諭選年深文學史官分六曹在
館供事一議史官侍直凡嘗朝御皇極門[illegible]該[illegible]

注起居班於各科給事之上一議纂輯章奏各衙門
奏疏該科奉有　旨意即全抄一通送發史館一議
紀錄體例所貴詳核不尚文詞事繇顛末日月先後
務使明白一議開館局東西十館密邇朝堂紀述爲
便令史官分直其中○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營
工尚書郭實擬折銀二萬兩　上嫌其薄閣臣張居
正曰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
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不知節富而循禮富乃可
久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　上乃止
二月倭寇廣東總兵張元勳破之於電白○輔臣張

居正奏言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近來提學官無卓行實學以壓服多士則務為虛談貿譽賣法養交公開倖門明[illegible]請托祖宗專官造士之意驟以淪失至於敎官瘝倒窮途以造士育才之官為養老濟貧之地冗蠹甚矣請勅吏部凡所在提學使者非方正博聞之士宜勿遣所至與廉舉孝謹察學官弟子務崇孝弟廉讓敦本尚實一國家以經術作人所習經書講求義理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掛書院聚徒空談開請託之路一士子立身大節全在行誼若敗倫傷化過惡彰著者文藝雖優即行

退革一　聖祖設立臥碑禁諸生言利病其有出入衙門者革退若糾衆扛幫肆行無禮者爲首問遣一說書以傳註爲宗文以典正爲尚四書五經性理綱鑑歷代奏議文章正宗大學衍義及當代誥律誦習講解適於世用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一歲考務要嚴閱荒疎庸耄不堪作養者卽行斥退廩六年以上增十年以上充吏查生三場通者始收入學大府不過二十人○張居正論邊事曰薊遼東巡撫張學顏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臣卽面奏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今據薊鎭總兵戚繼光揭稱諸酋已

散及臣使人於宣府密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臣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今無端聽一誑傳之言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與風聲鶴唳何異萬一彼嘗以虛聲恐我使我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是在彼反得多方以誤之之術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之戒失事必繇於此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寂無一語謂足以了本兵之事尤不可不謹戒之也○湖南流賊萸劫寧州一路巡撫楊成設計平之先移兵

遣使於寧州以聯絡兩省請割安遠縣地另設一縣
於馬蹄崗以鎮山蠻　上賜縣名曰長寧
五月　　諭兵部邊臣奏報紛紛不過爲將來逃責之
地朝廷重臣原許以便宜行事功罪賞罰公論甚明
巡按御史毋得苛求細事使人不得展布又諭所報
虜情前後異詞東西異狀正是借聽傳聞將來何以
待敵今後鎮巡官平居日夕備戒要在遣諜的探有
警邦宜慎重不許沿襲舊套求至而虛張賊勢退而
虛稱斬獲妄冒邀功國法不宥本兵居中調度動合
機宜不得信邊臣報言致乖舉措又諭戶部天災流

行國家代有地方官肯實心經理豈至束手無措逐
來淮揚無歲不報災朕心惻然查兩府被災有司貪
酷害民及衰病無為者即便奏斥各撫按督率有司
修舉實政不許但誇之氣數亦不許謂朝廷諱言災
異癃敝小民疾苦不以上聞○宥釋陸炳子孫
六月議開泇河從傅希摯奏也諭漕撫開兊遲悞責
在漕運舟行梗塞責在河道贓罰債事拿來重處管
河官着久任○兵部覆科臣楊言疏清查驛遞非奉
公差不得借行勘合
秋八月丙子張四維為大學士

九月山東巡撫李世達奏薦州縣佐貳官楊果趙岐等詔有才堪治民者即陞知縣撫按選才保舉縣之

○科臣蕭崇業奏驛遞禁限非便詔切責罰俸

十月限御史出差日期

十一月張居正進郊禮圖曰天地之祭自周以來或分或合其禮不一大率合祭者多自洪武以後一向合祭嘉靖年間始建分祭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爲便南郊以冬至北郊以夏至復有孟春祈穀季秋大享歲凡四郊 世宗中世竟不親行在當時已窒礙難行矣仍遵 高皇帝之定制歲惟一舉合祀之禮

而奉　二祖並配斯於時義允協○東夷王台執送
逆酋王杲父子至境上　詔陞杲加台龍虎將軍○
御史傅應禎上疏論事引三不足之說以諷居正
上震怒下吏問謫戍極邊
十二月工科徐貞明請修西北水利停東南軍勾謂
都城之外畿輔諸邑或支河所經或澗泉所出皆可
引之成田日今桑麻之區半爲沮洳以上流諸水泄
於一灣欲其不泛而壅不能也誠於上流疏渠引之
成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餘
下者留以瀦水則水利興而水患亦除矣平灤之境

地皆萑葦土實膏腴招撫南人築塘捍水皆可成田不煩轉漕而自足者擇荒蕪棄地而經畧其端則不棄者群起效力矣擇貴省以易者經畧其端則難成者以漸就緒矣軍丁違戍軍裝出於戶丁每軍不下百金軍不久安賂衛官以私回勾補無用軍伍日虛非計之得也仍如匠班事例量徵軍班以資召募歲歲可免清勾軍戶無違戍之苦軍丁無逃亡之患存恤月糧又可裁革不惟民困獲甦而軍政坐見有賴矣貞明復著潞水客談一編專言西北水利大畧謂中人治生必有附居營稔之田國家全盛之勢獨待

備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旣興則田疇之間要皆倉庾之積其利一也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豈可皆恃哉水利興則旱潦有備其利二也東南轉輸每數石而致一石西北有一石之入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其利三也禹之導河也以溝洫今曠野橫流盡入諸川而會於河河流安得不悍悍則遷徙無常勢所必至若疏爲溝澮引納支流霖潦不汎於諸川河流漸殺其利四也西北之流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澮盡舉則田野皆金湯而田畔植榆柳棗栗可以設伏避敵其利

五也游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靡其田里游民有所歸其利六也西北之民罹重繇之苦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繇可輕其利七也屯田之有隱占以成熟也既熟矣何必歸官始爲國家利哉惟自其荒蕪不治者召募墾之新屯固種種也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其利八也塞上之卒土著者少若屯政大舉田墾而人聚人聚而兵足不煩召募勾補其利九也宗祿勢將難繼中尉以下各授田而安居爲長子孫之計其利十也倣虞文靖公之

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之長而
千夫百夫亦如之俟其田人旣饒則命以官而量徵
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得世其官寓兵於其間真良
法也使罪而有力者捐貲墾田而贖其罪此固法行
而人樂從也今之武弁孱弱僅存者種種矣能以萬
夫耕其材識智力已出於萬人之上使之部耕夫以
爲勝卒心附而力倍其與剝羸卒自肥固天壤懸也
丙子四年正月　朔六日　上御文華殿開講　上
謂居正曰應禎以三不足之說誣朕于廷杖先生何
不肯居正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必有餘辜但朝廷

待言官當存體面　皇上不必介懷。　上曰先生不要避怨。居正曰臣受　皇上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　上曰科道何以申救居正。曰此皆故套。　上曰疏中言應禎有八十老父。卽取登科錄視之。有母無父。何謂不欺。居正又申解一二語　上乃霽顏。○御史劉臺劾奏居正專擅威福。引用張四維張瀚爲植黨。居正怒甚見。　上辭政曰臣之所處危地也。言者以爲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與順悅下耶。則負國。竭公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譏。伏地不肯起。　上爲下御座手掖之。　上亦怒甚。詔下臺獄。

廷杖之百遠戍之居正復具疏爲解免杖奪職還里

○閣臣奏設起居之職　御門早朝史官立於螭頭之下　駕出則扈從　上一日還宮偶有戲言自失日莫使起居聞之聞則書矣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繼光初任薊門郎以築垣爲事戍士畫地受工跨墻爲臺臺高五丈周二十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器械餱糧具備虜至則當陴以守先築千二百座以薊人木強不受律乃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於郊外自朝雨甚至於日中軍容益壯人不移足薊人大駭始肅軍令親巡工課

不旬月成事費十萬足當百萬編南兵戍之立車營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紉為方陳中置步騎一旅遇虜則車上火器悉發數百步外先薄之稍近則步兵出轅下排擊虜馬虜却而乘勝乃出騎兵三者互用有發則南兵當先鋒薊兵策應戍守轉輸無不以律比土蠻入寇居正貽繼光書曰賊不得入即為上功薊門無事公之事已畢援遼非所急也惟是公經營薊事十年乃今一當単于倏亂而擊之庶萬全有功又貽方逢時書曰遼左數年雖頗有擾損失亦多薊門十年來一矢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孰少孰

多後居正又答郜光先書曰猶以辟鼠爲上薊鎮切近陵寢在他鎮以能殺賊爲功此地以賊不入爲功薊鎮以戰爲守此地以守爲守不輕身出塞浪追則無喪敗矣殺刼事中土不免況屬夷爲盜乎

王衡湯泉記遊曰有老卒侍酒問以塞上事對娓娓流涕爲言戚將軍賞罰嚴得士死力其所規造無論戍堞樓櫓即小小臺館要於不可易因材於山因力於士無侈費而其大指則恐士卒驕惰難用故欲練磨之於斧斤畚揷之間蓋彼時將帥得以其意爲官故其財力與精神俱閒可以轉鼓寓

軍興可以游觀寓閱蒐數十年來文武吏各私畜

其家而邊事如傳舍矣

三月　上出宮扇二十柄命講官六人題詩各書四

柄六人者申時行何洛文陳經邦許國王家屏張益

也　上於禁中撿得　成祖四駿圖賜居正四駿者

成祖用兵所所乘也居正爲題詠奏之　上悅賜金

巳又得　成祖騶虞手卷一幅賜居正居正藏之內

閣中一時公卿皆有題詠仍有一卷長數丈鋪於文

華後殿僅乃竟卷

四月　諭吏部司官不許任情去來有托故告假者

參治○撫臣龎尚鵬上甘肅屯田事宜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輔臣進　皇祖御書　聖諭凡
二百四十有二○魚臺隨府爲僉事罷官里居橫甚
奪其業師產致之獄其師遣子上書　上震怒謂輔
臣曰人之爲惡至辱其所業師當置之大辟輔臣張
四維曰此怨家之言耳告訐之門不可開也　上遂
止隨府盖四維門人
六月申嚴吏治四方實政居正貽保定巡撫孫丕揚
書曰近來吏治頗爲清肅惟司牧者計日待遷終鮮
實效夫均徭賦役里甲驛遞乃有司第一議餘非所

急也四事舉則百姓安百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禦患矣

七月宣府撫臣王遴奏清理屯田事宜令各邊有自墾田照永樂二年例永不起科○詔曰朕奉天子恩得民有司加意牧養有奉虛文事趨謟利下奉上者考語雖優必註下等又聞催徵併急致有流離失所者朕甚憫之除現年應納不免外以前拖欠分別久近多少具奏蠲免五年漕糧改折十分之三時居正當國諸費節省太倉粟足支八年居正請令今歲民租改折歲與虜互市饒馬則減太僕種馬而令民

以其價納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司禮馮保之姪邦寧使酒凌市人居正屬保戒飭之保杖其姪四十奏革職待罪一年○申嚴有司官擅離職守假公趨謁之禁

八月壬戌　上幸太學○有旨批謝鵬舉疏近來撫按每於地方失事即議增官議更調不知從前所幹何事司道官吏更置一番不過虛文了事推諉嘗套何有懲前慮後之實○議革縣學以御史濫其行止無碍者附府學肄業

十月山東撫臣奏昌邑令居官貪鄙竊取帑金及盜

去任又權吏卒金　上持疏示輔臣曰此人與葢何異居正曰方今法紀粗張貪風未止若要太平須是官不要錢　上曰此人乃進士何無耻如此居正曰惟自恃進士故敢放肆　皇上用人惟當孜其功能不必拘以資格若不要錢者雖異途下僚亦當顯擢貪贓壞法即高第貴遊亦當重處　上曰善○居正[illegible]進太傅支伯俸居正三疏辭免　上嘗賜輔臣居正宅撰食下寮謂陽同心夾輔六卿正己率屬講官六人責難陳善張位于慎行補入講幄　上顧居正曰新講官未有賜字即大書賜之○吉

近來用人偏重進士一科以致舉人衰老不肯就選今後但遵祖制惟才是用其年力衰憊者即進授官毋得一槩濫除○延寧丼肅功陞石茂華兵部尚書
丁丑五年正月巳丑朔御史邵陛言鳳陽土廣人稀宜爲勞來安定之計○戶科光懋言賦役之法以賦屬之田以役屬之人夏稅秋糧因其地爲等則有三壤咸則之宜至銀差則顧役之遺也力差則力役之遺也論戶丁而籍之謂之均徭稽籍定役無與於田至嘉靖末年創立條鞭不分貧富一例攤派甚將銀力二差與戶口鹽鈔并之於地而丁力反不與焉商賈

享遂末之利農民喪樂生之心於民甚不便
二月復龍虎山提點張國祥眞人之號還其金印○
三月賜進士沈懋學等時居正子嗣修名在二甲第
一 上啓姓名拔置一甲第二謂居正曰以報先生
功也○御史郭思極言江南運道梗塞請開練湖以
蓄水開孟瀆以通舟嚴奔牛呂城二閘以待運○譚
綸卒綸自郎官至尚書終始兵事三十年計首功二
萬一千五百○漕運總督吳桂芳條上屯田六議
四月順義王建寺西海以名請賜名仰華○劉應節
尚書刑部○吳兌總督宣大○遼東搗巢功賞楊兆

賚成梁銀幣

五月詔修慈慶慈寧宮張居正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 聖母萬壽不宜時詘舉羸 上即命停工○上在講筵讀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背字居正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 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說者謂居正有參乘之萌而不自覺也○司禮馮保裁抑中貴毋與朝事毋輕銜命出使即出使備舉事幸免譴罰繇是內侍皆怨 上初即位或肆與小內侍戲見馮保至即正襟危坐小內侍侍戲者保皆陰畀之故宮中皆憚保即 上有所責罰

非出保口毋敢行者　上稍長積不能平左右親昵稍短保於　上前　上以太后故不發然心恨之○御史陳王道請易試院苫舍以木萬曆末年又改爲磚○張居正請邊功不得敘及輔臣○土蠻犯錦州大雨遯去

六月倭犯韭山浪岡定海軍將擊之斬首七十三級○嶺南督撫凌雲翼部署師三十萬征羅旁克木兜山破巖洞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置縣治之嗣後劉堯誨爲總督居正貽之書曰往大征之舉擒斬數萬不謂無功但此中狠害甚於猺獞蠢而狠黠所殺

者皆稚也兵既退狠又聽招而來或詐作流戸𨻶受一壓或託言亡命懼而歸欸有司容納彼又庸其徒侶籍其故巢逞其故態擾我新民故爲亂者盖猥賊非猺賊也至於浙福之兵皆無籍之徒征勦有鹵獲之利賊又弱而易攻非若南倭北虜以血戰得者故官兵無不樂於用兵無不利於人之爲蠧甚者身自爲賊矣除賊救民惟公審圖之○輔臣張居正請定大婚吉期時　上年十六矣

七月御史林應訓條奏三吳水利請濬吳淞江

八月　世廟實錄成張居正辭免恩賚

閏八月徐州河淤宿遷清河桃源兩岸多決淮爲河所逼徙而南高郵寶應湖堤大壞○雲南土官普崇明兄弟構爭巡撫鄒應龍輕信中軍楊守廉移兵進勦僨寇乘之兩致喪師應龍去繼撫王凝討擒元惡撫處殘儂亂定詔戮守廉傳首地方應龍奪職爲民

○上奉　太后慈旨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刑張居正諫曰明皇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以行事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狠莠不除嘉禾不茂寃情不泄戾氣不消今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彼所戕害者

含冤於幽冥之中不爲之一洩則怨氣不散或蒸爲妖沴不忍於有罪之兇惡而忍於無辜之良善其用仁亦舛矣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與其瘐斃牢獄而人不知何如懲奸而伸法乎　上乃止勿免

○定貢市效勞三年總叙　上諭云人臣盡忠乃其職分豈可計功望賞邊臣旣有三年考滿貢市加恩亦屬冒濫不得重叙

○俺答投書甘肅撫臣乞開茶市御史李時成言番以茶爲命不得同藉權於虜請量給供佛茶百數觔以示恩

○上手書洪範一篇潛玩張居正指字句仰叩　上一一了徹應言如響

九月吳百朋尚書刑部○輔臣張居正喪父居正乞恩守制不允居正在疚閣吏捧章奏請弘第票擬中貴讞喪次問某事某人張先生云何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占為大臣災○御史曾士楚吏科陳三謨各上疏請留居正居正請在官守制以素服入閣辦事都御史陳瓚乞休瓚已久病貽書自强云師相事宗伯宜倡疏留勿遺我名自强嘆曰此老不起矣心先死也編修吳中行上疏曰國家今甲丁憂守制雖庸人小吏匿喪有律奪情者非祖宗之法也臣之進也元輔有師弟之分焉苟有一得之

意而以保妻子之念奉之非事君不欺之忠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與其記述於簡冊以彰穢示懲孰若擴於今日求其過舉俾後世無遺議也簡討趙用賢上疏曰喪必三年周孔以來未之有改先朝楊溥李賢亦嘗起復然亦迴籍奉旨奪情未有不出都門而請之起復者也國家設有臺諫所以為紀法之司非阿意順旨之為也輔臣之留　皇上有成命矣惡用贊詞哉幸輔臣名行不至大虧耳脫異日有不肖竊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為此附和乎臣誠不知其可也刑部郎艾穆沈思孝合疏論居正忘親貪位居正大

愍諡僖書馬自強曲爲解居正愈怒翌日詔廷杖趙
思忠孝各八十謫戍用賢中行杖六十爲編氓進士鄒
元標入左掖門視諸臣廷杖死轉血肉中退而憤激
上疏大畧言居正自謂非常人今父死不奔喪不曰
奪情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并摘居正不便之政
四事且言士楚身豚豸搆心同犬羊亟斥輔臣則綱
常正人心服疏上復廷杖之謫戍都勻御史朱鴻謨
疏救五臣革爲民○兩廣督凌雲翼以九絲種類日
悍叛武緣一縣屬恩恩彈壓之梧州地方遼濶將巡
道移駐鬱林慶遠西鄉勝鎮逼近峒賊移府同知駐

[illegible]淮○王國光尙書吏部
十一月南院都御史張岳請允元輔奔喪。命自陳降
外○寧國生員吳仕期擬上書居正勸其奔喪。撫江
胡檟令同知龍宗武捕之獄死。○陳玠左都御史
十二月李幼孜爲工尙書。幼孜爲居正親修撰沈懋
學貽之書。勸沮奪情。幼孜答云不奔喪是聖賢之道。
直接揖遜征誅宋頭巾不足道也○臨德二倉歲收
粟米久致紅腐。議支放軍米。出陳易新○吳桂芳尙
書總漕
戊寅六年正月朔○上始冠禮官請擧大婚詔以首補

張居正克納采問名使庚子逆　皇后王氏○泰寧衛首速把孩䅤盜遼邊累歲不靖總兵李成梁屢次出塞捕獲首虜是月戌梁直擣劈山去邊二百餘里斬阿丑哈等四百三十五級○上方行募禮遣矣撫張學顏大捷奏至叙錄有加給事中李淶疏謂居正不服吉不可以將禮而服吉非居正所以自處幸更其使不報○聖母慈諭　皇帝大婚禮成我當還本宮不得如前看管恐　皇帝不似前向學勤政今特申論交與先生務要朝夕納誨以輔其德用終先帝付託重義豈曰　聖母移宮賜元輔五十兩次

輔四十兩講官二十兩正字十兩

二月諭吏部邇來官富民貧屢旨懲貪飭吏撫按通不奉行前官論劾贓私滿紙接管提勘止得一二輕贓抵罪奉旨駁回便說朝廷用法太嚴如此上澤何由下究今後嚴察奸貪實跡即便參奏拿問追贓治罪但不許輕聽才說報復仇怨○吏部薦舉熟知河務官章時鸞張純張譽劉灝之各破格超用

三月大婚禮成上　兩宮聖母徽號○張居正請假歸葬允之○尚書馬自強侍郎申時行爲大學士○居正辭　上於文華殿　上撫諭再四　太后亦慰

肅有加遣司禮張宏供張郊外以餞百官皆班於是所經縣有司飭廚傳治道路刻期參用齒禮既而千兵萬騎前後部鼓吹綵綵一新〇湖廣巡撫陳瑞居正所取士也詣居正家出麻冕於袖而戴之加經伏哭盡哀畢跪而祈見居正母又伏哭前致詞尋侍居正母坐母指旁私役小閹謂瑞曰幸一垂盼之瑞即起揖閹曰瑞安能重公如公乃能重陳瑞耳見者揜口〇居正所經縣藩臬守巡持廷參禮無不長跽者真定守無錫錢普創爲步輿以媚居正前軒後寢二童子侍揮箑炷香用卒三十二人舁之又能爲吳饌

居正食而甘之既畢葬守巡請居正閱操居正欣然改服 上所賜服以御禮成大出金錢勞賞○刑部主事晉志道 上封事畧言 太祖既革丞相而以事權屬之九卿每日群臣奏事即於御前面決可否宣德中始令蹇楊票旨猶命臣面議處分正統初英宗年冲三楊因剏權宜每朝止言事八件閣臣處分曰上傳而行之自此 天子鮮御午朝九卿不奉面議矣臣愚以爲早午二朝之制不可不復也凡有大政該議者先具事蹟送御次日早朝公同面議至於內外章奏預令輔臣票旨以進而出與九卿商決

裁定而大臣之恩怨消矣洪熙宣德之世論政稍稍
即延儒臣討論經史從容辨問此誠用其實者弘治
初詹事楊守陳進講學聽政疏謂擇端介博雅之儒
侍班進講凡四書五經　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
官題奏日輪閣臣一員講臣二員使居前右廂　陛
下開房文華殿之時多則心清理明又嘉靖間詹事
霍韜勸　世宗首召戶部問歲計入出次召吏部問
文職兵部問軍職禮部問宗藩內臣工部各監局歲
費物料各以祖宗額數較之今日加增幾何則樽節
之心自不能已國初以三途類選給事御史多歷王

專待之若不甚重而顧多敢言之士厥後漸重其選敢言多不如前何也先朝不重言官而重言故人爭奮於言近代不重言而重官故人爭保其官也焉堅與史也條陳而　太祖嘉納潘叔正州同也建言而　成祖采用豈獨科道重哉　國初用人不拘資格宣德中初設巡撫而郎中趙倫長史周忱御史于謙同推爲侍郎蓋遜擇人不擇官也文官自正統後添設者量行裁減而毋折㢘僚之俸武職從靖難後承襲者嚴行比試而剔枚額外之材天下亦不以官之衆寡爲向背而以品之高下爲重輕則庶其復舊矣古

者天子巡狩令市司納價以觀民之好惡令按臣巡行體貌嚴重即若帝闕通下者按文放告而已即有中牟三異其能知乎洪武中勅令布按府州縣遞自清所屬令巡按攬諸司之權百凡刑名俱令申詳定奪巡歷所至分巡分守必隨之推官不得理本府之刑專於咨應撫按矣撫按會同舉劾非不委司道互察而一人開賢否餘官轉展雷同至於訪拿兇惡委耳目於推官推官委耳目於胥吏刑廳積年縣吏州縣佐投刺謁之 國初畀巡按以糾察之權慮其秩卑令與三司官抗禮知府則相向長揖令致兩司素

嚴而謁知府屈滕而參並憲綱之舊哉○時遼東績
奏大捷　上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以聞
夏四月遣官催取張居正還朝居正疏以母老不能
冒暑請俟秋涼上道於是部院科道官各上章請趣
居正　上遣錦衣崔汝敬往迎之而令中貴侍其母
以秋日取水路上居正過襄陽襄王出候邀宴具主
賓禮過南陽唐王亦如之
六月乙未居正至自家抵郊外　詔遣中官何進宴
勞次日見於平臺　上慰勞懇篤且詢以途路所見
歲計物情與北虜衰賺之狀欵語良久乃予休沐十

日而後入閣
秋七月少傅呂調陽致仕葯居正給假葬父本省官
皆會惟御史趙應元不至掌院陳炌黍罷應元戸部
郎王用汲劾炌阿附輔臣忤旨鐫秩爲民
九月旌表義民盧守益滁州人六世同居家衆二百
口以守益爲長每日輪婦女五人掌厨男子會食於
堂女子會食於室朔望拜其長照家規行禮斗粟尺
布人無敢私御史崔廷試奏請旌之○吳兌總督宣
大俺荅將西謁番僧寄帑于兌留旗箭表信而去譯
語甚卑兌與約使繞賀蘭山背以行而使使紀綱之

禁毋近邊。
十月旌宜陽烈婦王氏。輝縣烈女趙氏。王揆爲人執
手而自斷其臂。趙爲夫見逐罷親索聘而自縊者○
辛卯大學士馬自强卒
十二月故少師高拱卒。其妻張氏以所遺器物獻居
正曰無子孫可守謹以獻相公如見先相公也。居正
惻然爲請卹典。復其故官予祭葬○魚臺妖人侯表
以所撰妖書令其黨進詣捕治之○鄖陽撫臣徐學
謨捕斬白蓮教張林等六十四人○宗藩事例書成。
頒示諸王。先是　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有

司所裁抑多未必中程輔臣居正集議如樂戶槩華此減削太苛如親王故絕繼封未必皆親弟姪如郡王初封有帝孫王孫之異房屋一槩停給此親無陞襲郡王墳價停給此恩鄭太薄如郡王故絕者不襲而罪革者得襲將軍中尉無子者許選繼室而王未有子者不選繼婚庶人名糧五十石而罪宗乃七十此恩紀失倫種種未妥各釐正定議著爲憲令已卯七年正月毀天下書院○妖人王鐸自稱金輪王稱帝有司捕除之○薊遼總督梁夢龍奏報黃台吉挾虜入犯總兵李成梁擊之戰於耀州斬虜首八百七

九叙

二月河工成淮安故有水患嘉靖中河决崔鎮呂泗往往奪淮流入海淮勢不敵或決高家堰或決黃浦或決八淺淮揚諸郡悉爲巨浸及其大決又從小河口挾永堈諸水直逼泗州其患且憂在陵寢上以問輔臣張居正因進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乃即其家拜都御史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塞崔鎮口築遥堤束水衝沙其南岸自三山頭至李字舖又自歸仁集築横堤至孫家灣又於桃源縣馬厰築堤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其北岸自谷山至直

河又自古城至清河建崔鎮等處水壩四座以緩汎溢之水踰年而告成事計費五十餘萬徐淮之間兩隄夾峙淮盡趨清口會黃河繇安東雲梯關入海○兵科光懋奏遊擊陶承嚳所殺夷人阿丑實懼罪來歸承嚳假以㨗賞掩其不備而殺之請治其罪於是一時敘功者俱准辭○烏思藏僧鎖南堅錯求通貢堅錯者即闡化王答賴剌麻也故號活佛為虜王所尊禮○部更定時享祝文張居正奏議曰孝莫大於尊祖禮莫嚴於假廟帝后尊稱不宜徑從簡畧廟祫世次尤當序列分明祝文遍列九廟帝后聖號以致

卯在之誠不必更稱五廟字樣配享壽春等王親屬
已遠神牌宜止本爵
三月戶部進揭帖云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
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
萬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閣臣因言王制
量入爲出計三年之入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
非常之事況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
意樽節則其用自足
四月吏部奏革各衙門吏役頂首有旨嚴加振刷毋
事姑息容奸○蘇松大水因科臣王道成言諭織造

段疋惟減半○時有戚臣被殺刑侍郎翁大立坐其
家婢僕三人磔婢呼冤莫之省已而殺人者敗露有
旨怒其率意議刑無辜受戮遂論爲民○輔臣張居
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
欠與見年一并催徵也夫財力有限一年所入僅供
一年不幸荒歉見年尚不能辦豈有餘力完積逋哉
今歲之所減即爲來年之拖欠見年之所欠又是將
來之帶徵連年株求民不堪命矣況頭緒繁多征票
四出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增谿壑之欲孰若施曠
蕩之恩蠲與小民哉　上允行之○廷試貢生下卷

發回原籍充吏○張居正進肅雍殿箴

五月封李成梁寧遠伯

六月治河運同黃清卒清弋陽人起吏員積官嘉興同知築海塘有功後治寶應河堤河工銀四萬兩銷銖磨算上下皆不得欺有忌之者容擠之水死貧不能殮人皆稱之○上在西城飲酒有慈寧內使二人在旁 上使歌新聲辭以不能 上醉怒取劍將擊之諸閹勸止乃割其髮翌日 太后召 上長跪數之云天下大器豈獨爾可承耶內中因有傳於 上云 太后令馮保向閣中取霍光傳入覽 上心大

恨明年居正死。馮逐而張抄矣。此後、太后撣 上威靈。不復有所諭。

于慎行曰天下之事持之過甚則一發而潰不可收拾。人主在深宮中。醉飽過誤。何至假太后之威。中外相應。制之股掌之間。使之藏怒蓄極而發。從此惟所欲爲。無復畏憚。數年以來。誅僇宦官如刈草菅。視一閹人之髮。相去何如。此不明於春秋之義者矣

七月奪戶侍郎傅希摯官。先是關中礦賊楊戡猖獗。部希摯討之。至是希摯內轉。所在舉劾疏。上憶

前事未復下兵科問狀。給事李選請論之以爲玩肯之戒。竟免其官○孝感縣布衣梁夫山豪俠自名。潛入京師欲從觀張居正。居正一見而目攝之。夫山懼遁歸改姓名何心隱。講學江廣間建求仁館。聚徒千人。巡按郭思極奏捕斃之獄

八月有男子突入朝班。獻太平策。語皆迂謬。命杖之。

九月庶吉士散館以十人爲編脩十三人爲科道

十二月己亥進張居正太傅。特詔元輔社稷重臣受先帝顧托。弼成治理。其勿辭

庚辰八年春正月　朔日食○李成梁出塞斬首虜

四百七十一級○呂調陽卒
三月辛亥駕詣山陵行春祭禮奉兩宮　太后率
后妃同行○賜進士張懋修等○時居正扈　上謁
諸陵歸即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手歸政懸然復子
明辟凡再上而　上慰留懇切最後手書上　慈聖
戶諭張先生親受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俟輔爾至三
十而後商處先生無與此念居正乃出而子懋修狀
元及第矣懋修弟敬修與四維之子甲徵皆在前列
得禮部主事時人爲之語云首甲幸有三人云胡斬
絕二子或俚言書而黏之宮牆○張居正服除　上

召見於平臺尋使中貴張宏引見兩宮　太后於宮門　仁聖　慈聖各慰諭加禮

四月伍開軍餘作亂先是苗夷慓悍衛所人各結欸自備久之欸黨日增敢於稱亂郡人畏欸甚於苗守備林維喬絕之弗便也遂羣起逐喬而中右所欸自相鬬殺傷甚衆靖州守李瀾以治苗法治之各輸金爲罰欸人益驕尚書梁夢龍議移叅將鄧子龍備五開

閏四月南兵主事趙世卿上匡時封事大畧選進之制當廣驛傳之禁當寬大辟之刑當慎催科之令當

綏臺諫之氣當振不廣則士氣銷索有枯槁之患不寬則豪傑解體有窒塞之患不省不緩則民命不堪有剝落之患不振則耳目不關有壅蔽之患疏入居正不喜陞世鄕楚府長史尋考察去之○黎平諸生歲赴貴陽學使試走六七百里不便多棄學附欵敗令屬辰沅歲試○設官纂修大明會典○行耕耤田禮○儀封人曹鶱作亂自稱三乘政主官兵逐之梟斬其黨張景陽鶱走鹿邑生得之下詔嚴行禁葺左道

秋七月宣府地震

八月彗星見從横河漢七十日○諭兵部各邊兵備
官多自立標名擁兵自衛糜餉冒功其悉汰之閩廣
監軍司道亦屬牽制并行裁革
九月太白經天三吳大水無年○廣西巡撫劉堯誨
擒斬叛賊鮑時秀等凡三百五十級○安福守禦所
舍人謝耀訐奏劉臺受暴情節下撫按問
冬十月虜犯遼東○詔修龍虎山張真人壇廟兩宮
聖母與后妃賜銀內官楊輝賚去督理不干擾有
司
十一月詔度民田　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

萬頃歲久滋僞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力薄始受其
病及縣官責收不得不行攤派浮糧所在多有而天
下盡受其病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　高皇帝時
已減二十七萬自減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又受其病
張居正請行淸丈以洗其弊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
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貧民不至獨困豪民
不能兼併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
舊額中故額得以減科
十二月徐學謨尙書禮部時宗伯久屬詞臣陞轉之
地而學謨從外吏入明習典故人皆服之○張居正

請敕讀烈以裨聖學疏曰遠稽古訓不若近時之可徵上嘉先生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周作誥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揚文武之光烈謹將累朝寶訓實錄分類編纂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曰去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

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
曰禦夷狄修德致治之方畧備矣視訓錄之在前如
祖宗之在上念念謹惕事事率繇即燕息深宮之日
猶出御講幄之時矣○建州夷兀堂犯靉陽寬奠又
犯永奠總兵李成梁逐之出塞二百里斬七百五十
級捷聞進成梁寧遠伯世襲兀堂復以千騎入林剛
谷副總兵姚大節復敗之斬首六十七級

辛巳九年正月　朔大計京官尚書王國光考功郎
孫繼清悉取建言官黜之○張居正請令翰林官分
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侍　上講讀質問經義陳說治

纂類唐宋故事○命補給安南都統使陳茂洽父宏
瀷勑書
二月科道交章論阻眞人府修造事　上以事出兩
宮　聖母意不允禮部亦欲疏諫居正曰此事可止
予先止之矣亡何內批猝出召還所遣內臣○李成
梁出塞邀虜斬首三百四十三級○光祿少卿蕭崇
業辭琉球所贈金
三月丙午大閱○侯拱辰尚壽陽公主○吳兌爲右
都御史總督薊遼初兌爲高拱所厚有間于居正者
謂當去之居正曰兌去誰可代耶已而以功擢總督

督宣大十一年入爲侍郎適遼左敘將之報至居正問兌兌曰遼不亥在爲未歇也居正曰奈何兌曰在劉易耳居正頷之亡何劉遼總督缺居正趣王國光速定國光列數堪任者居正提首曰不有吳兌耶國光以語兌兌曰臣老犬馬勞苦邊陲日久何苦復出之國光以復居正居正曰兌有宿願未酬豈忘之乎兌曰必欲用兌非加尚書銜不可居正曰當留爲摘遼不亥之賞可也竟以右都出

四月十八日　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張居正入至敷講訓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居正

奏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
乏食徐御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
憂　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奏云此地從來
多荒少熟即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於此今
當大破常格急賑濟以安之○上躬行大閱張居正
撰頌詞一首并繪圖以獻○詔遣使存問在籍閣臣
徐階○上御文華殿宣召史官王家屏沈懋學張元
忭劉元震鄧以讃入見　上取宣宗所書玄兎圖示
之令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於軸並得
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張居正而下三十五人進御

舉事把總徐道得其檄告於兵備李顒盡收捕之

四月四川地震○泰寧酋速把孩率其弟抄化及子伯言入犯鎮夷堡遼帥李成梁迎之其下李平胡伏甲射速把孩中脇墜馬蒼頭李有名馳斬之抄化大哭出塞初速把孩屢為邊害周詠為巡撫誓必欲破之築臺垣歷諸要害七十餘所而廣墾田以積貯經營五載來則戀創去自吳兌為總督與詠密計命成梁為三覆誘其入而殲之詠大小九戰前後斬首四十餘級梟名王以下首虜百人捷聞節軍中加兌太子少保詠右都御史各錦衣世廕蓋封成梁○冊恭

妃王氏○慧見西方○革前撫江張岳職○杭州營卒亂執辱巡撫吳善言　詔兵侍郎張佳胤往視師佳胤未至而杭州民亦亂有丁士卿鼓衆焚刼屢諭不止佳胤詗二亂未合即疾驅赴浙請留顧養謙為杭嚴道養謙進說曰誅亂民宜速誅亂兵宜緩緩而不容其憂方大或取他罪罪之不足示武佳胤乃令親信入營中以好言慰亂兵令之討亂民以贖罪斬亂民一百五十餘人尋召兵諭之賞其討亂之功而誅其首倡亂之二人養謙单騎按行諸營示以亂兵馬文英楊廷用首聲衆罪而貫之衆慴服二亂皆定

五月廣東大水

六月丁亥朔日食三日彗出五車卩柱星以南○東鹿草賊張從敬作亂尋討平之○張居正有疾上令裴四維理閣中細務而大事卽居正家平章○阿台旣誅王杲杲子阿台服之台叔王忠又戮祝孔革孔革子仰奴逞奴亦服台以女妻仰邪翼之後二奴欺台老台子虎兒罕好殘殺二奴遂叛阿台亦怨王台之縛其父叛附逞仰二奴各夷皆雲翔不受台制南關勢蹙台竟憂死台孳子康古陸與虎兒罕爭關逞奴則之虎兒罕借兵黃台吉黃台吉賜助之而陰

牧其部夷自虎赤等以盃虎兒罕赤死逞仰二奴數
掠孤山鐵嶺將軍李成梁勒兵出塞大破之於曹子
谷得一千三十九級○遼東大捷至　詔進張居正
太師吳兌尚書兵部周詠總督薊遼○居正病甚疏
乞歸　上優詔慰留稱爲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
上使人問後事居正薦尚書潘晟梁夢龍侍郎余
有丁許國陳經邦可入閣而別薦徐學謨曾省吾張
學顏王篆可大用　上黝之御屏○丙午張居正卒
居正待子弟嚴每三五日問安顏文而已不交一言
沐浴中至明不聞聲家人怪而視則氣絶矣　上

愴悼輟朝　兩宮太后及潞王各賻儀優厚贈上柱
國謚文忠遣中官及錦衣太僕官護其喪歸葬○起
潘晟武英殿大學士張四維申時行條言官劾之有
旨黜歸晟已至臨安道中委頓而返
秋七月三吳大水湖廣浙江皆水陝西旱○遣太監
護送居正母還鄉
八月十一日皇元子生恭妃所出也　詔赦天下
九月　聖母發銀二十萬兩犒賞邊士加四維少師
時行少保李偉武清侯○編修黃洪憲使朝鮮○河
南悍宗睦㰘等聚衆稱亂巡撫姜璧并擒其謀主而

散其衆亂逆帖然壟吉洽大猾宜緩急則謀泄而易
脫平大衆宜急緩則黨固而難安○山東撫臣爾為
政舉丞簿楊果趙鼓二人雖出胥吏有長民材詔優
用之盡擢為知縣
十月除余有丁文淵閣大學士○吏尚書王國光被
劾免○御史楊四知劾故太師張居正交結內侍馮
保徐爵竊弄威福幾危社稷○虜酋滿五擁鐵騎六
百闌入獨石宣撫張佳胤命將麻錦邀之獲其副八
賴滿五哀辭求索佳胤計縱之則毋傷之則讐乃命
錦建旗鼓縛八賴將斬而已馳赦之給之鐵符使歸

八顆誓不復犯邊滿五驕挾益賞佳航令敢益一併
一內者斬段奈銀定犯邊搶掠佳航移文虜王令罰
牛羊以償因上疏言不宜狥虜情不宜掣肘邊臣請
悉　鎮之力制之
十二月御史李植參馮保十二罪梁夢龍曾省吾王
篆勞堪俱劾免初中貴張誠見惡於馮保　上不得
已斥之外而使密詗保所爲遂及居正至是誠復入
悉以兩家交結恣橫狀聞且謂其珍寶踰於天府馮
保又以止上郊天及選婚事得罪左右浸言保過惡
其與四維善者泄之四維屬其門人御史李植論徐

爵擅入宮禁爲保擬青挾詐通奸諸違法事。上執馮保於禁中御史江東之極論保罪狀尋逮徐爵下緹騎獄讁保奉御居南京籍其家戶部進沒田產變價一萬九千兩工部進沒房產變價六萬九千兩○嚴清尚書吏部馮保籍沒閱其簿公卿大臣皆有問遺惟清獨無。上甚重之內中呼爲嚴青天及廷推吏部。上特簡用。

癸未十一年春正月召吳中行趙用賢於家復其編修檢討官以鄒元標爲給事中艾穆王用汲沈思孝各員外余懋學給事中孟一脈朱鴻謨傅應禎趙應元

外御史殷正茂陳瑞皆劾免除張愻修劉修等名）御史江東之參僉都御史王宗載謀殺劉臺下法司問時科道競務攻居正爲奇昔年依附諸臣一時悉逐

徐學謨曰論大臣者多據譌聞指摘以致是非顚倒如謂居正恨侍郎洪朝選勘處遼王不盡其辜嗾人圖之者親王非造反逆已錮高牆矣尚有何辜未盡且部光先同事何獨用之總督三邊有謂侍郎陸光祖阿附陸炳得美遷者不知光祖久在南部炳死而始遷也有謂南吏尚書趙錦生平無

一善者。錮以御史論嚴嵩詔獄。廷杖削籍。隆慶年始起。有謂南刑尚書陳道基爲江西巡按。媚嚴嵩以進者。而道基實未嘗按江西也。言官道聽。舉朝無一人救正之。

閏二月乙丑。駕詣山陵○黃台吉襲封順義王。更名乞慶哈

三月。賜進士朱國祚等。是科四維子乙徵。時行子用懋。俱秀水沈自邠房中式。又用懋弟用嘉冒籍中浙江鄉試。御史魏允貞論之。坐降級調外郎中李化龍救允貞。亦坐貶○兵尚書吳兌罷。御史李植并劾總

督劉詠詠方逐虜于黑峪功最大念無可共功因自
劾去不敘其在邊九年每遇虜壓境必躬環甲披營
壘以故人人自奮虜望見詠麾騎輒咋指遁
夏四月大學士張四維憂去○少師徐階卒於家○
以許國爲大學士○陝西地震山西饑○建皇莊○
張學顏尚書兵部楊巍戶部
五月己丑　上出百子圖命府行有丁各賦詩○胡
櫝勞堪能宗武各遣戍○朝鮮國王差刑曹判金繼
輝來咨文一道言其祖康獻王宗系與李仁任無涉
又建國錄於推戴亦無與弒四王之事會典續纂

世宗皇帝許其改正乞將辦誣情節載入　世宗實錄及新纂會典中繼輝仍上書禮部文詞古雅可觀○湖廣大水河南雨雹大水○泰寧首伯言把都糾花大及大虜衆五萬騎入塞攻鎮靜堡李成梁議於黒山大出兵佯爲北伐夜遣李得金馳入鎮靜爲內應且日親自搏戰李寧以刀擊花大傷臉復貫矢中膊花大伯言扠也虜營皆哭失聲而去

六月伯言復偕董狐狸三萬騎入犯廣寧殺掠吏士一百二十三人李平胡𨈚擊之會大風揚沙盡瞑虜之雷雹交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虜盡走出塞

秋七月趙世卿准郎中起用世世卿前考察例官者也

日禮郎洪京堂而言官遂引例各舉所知吏部執奏

不允說者謂有治朝之體○吏尚書嚴清致仕以楊

巍代之○左都御史陳炌劾罷以趙錦代王遴尚書

兵部

八月朔石門路旗竿生火○奪張楚朱希忠贈王○

工科唐堯欽奏馭吏大要一日辨真才集事者才生

事者才而壞事者亦才也一日省煩文一人而兼數

事力能任之不勞也惟拜送慶問之煩酬荅燕會之

冗安能以有限之精力僕僕喘汗哉賢者苦掣肘而

不獲俾不肖者工阿媚而得自達守令不暇自立惟求救過也宜勅司道凡考郡邑只計閭閻盜息民安即臥治而必舉民貧盜發即戶口日增而必核禁止逆送少休餘息以從王事

九月甲申　駕幸天壽山行秋祭禮○禮尚書徐學謨論罷○御史孫繼先曾乾亨給事中張學顏同附劉臺有旨孫曾各降級調外

十月許國入閣辦事○吳文華總督兩廣○初昭平賊黎福嘯聚流剽時方會勦羅旁文華留勁卒三千屬裨將韓文啟掩之斬福攻下五指諸峒撫定二

萬餘人卽其地建堡墾田○郴州賊北三負險人莫敢嬰文華曰兵法不動如山動如雷固有待耳適有河池之役令叅將將卒以往而陰勒部署中道直搗北三巢斬四千八百級不浹月而蕩平○田州酋岑大祿與其母忤母走隣酋隣酋將兵之文華檄大祿亟迎其母歸兵端遂息○懷集賊嚴秀珠剽掠封川文華徵兵若為西討者以元旦進勦斬八百餘級方珠益起有蜚語謂廣州兵謀應賊者文華馳赴廣州合諸營兵犒賞如常豫捕海上諜一人磔以徇內外帖息

十一月雲南總兵沐昌祚報緬甸莽應裏入寇　詔嚴備之○阿台寇遼東入瀋陽李成梁禦之戰於古勒寨阿台射死別將秦得倚復敗毛憐夷阿海於莽子寨誅之

十二月辛未慈寧宮火○逞仰二奴糾王台次子猛骨大入開原塞都御史李松命參將宿振武李寧設伏四隅而遣霍九皐往諭二奴擁三百騎直前請賞砍傷九皐臂九皐擊之伏盡起斬二奴及其子得三百十一級李成梁兵繼至斬首千二百五十二級自是海西讋服

甲申

十二年正月吏科臣鄒元標以歲底內庭火災延燒慈寧宮震驚　聖母𣃽　上修省六事一保聖躬以寡欲為事一親臣工以召對為常一開言路以虛受為量一諭百官以歎熱為戒一節財用以難繼為懼一振幽抑以疏罪宗放宮女為仁有旨元標疑君怨上謫南刑照磨○房山民史籍言礦砂產於水峪諸山請設法開採○御史丁此呂請召還臣馮景隆孫繼先等而追論馮保罪御史范儁亦言奉天道防人欲信詔令定章奏廣儉德專民事惜人材養士氣清武職○丁此呂又論侍讀高啓愚先年試士以舜

禹命題爲阿附居正有稱受逆萌吏尚書楊巍駁此
呂以曖昧中人大辟。上怒命此呂調外僑爲民。
朱國禎云 神廟宮中自號禹齋啓愚命題以此
使居正果有異圖何用如此露狀于人間耶。
于愼行云當時士論洶洶以爲居正必有異圖。
獨策其不然。自古奸雄盜國未有不結人心者。居
正十年作事大槩行申商之術。與人結怨又諸子
連舉鼎甲以爲榮寵。其志量固可知者。
二月御史屠叔方奏免建文諸臣牽連在戍者。繇升
黃硏閏等宗親皆得赦原○副都御史丘橓上言

獎八事一考績京官例有稱職之考外官例有
之疏二請托客囑銘心於私牘簡札接踵於公庭三
訪察公檄附啓以納交私聞傳書以馳告四舉劾闒
閭籍嘆徧為怨讟之聲紙上虛褒盡是循良之績五
提問填豁壑而贓惟撮其一二刈草管而罰不傷毫
毛六資格薦舉則先甲科糾劾則儘舉監七體面州
縣佐貳奴隸不若學校之官槩稱善教八饋遺門生
座主儀漸加多舉劾台規亦尊舉主送者不嫌鑽刺
受者不訝稠疊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國與民俱
貧而官獨富以官致富又以富買官買諡生令不知

嘗如何痛哭矣齊威王烹阿封即墨而齊治況聖人在天子之位乎

三月 上奉 兩宮太后同閱 山陵在 兩宮輦前乘馬導引不繇中道及山頂遙望 兩宮幄前主上立侍臣下見之心甚不安○通政使倪光薦加工尚書班立左都御史之右趙錦爭之并自劾求罷班制遂定

夏四月京師黃霧四塞○御史羊可立追論張居正罪惡 詔奪其太師官及謚遣副都御史丘橓中貴張誠籍其家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二千兩白

台吉死子扯力克襲位初把漢那吉歸俺答命主妓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兵馬雄諸部癸未年死三娘子欲令巳子不他失禮妻比妓而俺答用事臣恰台吉不肯陰主扯力克以兵收比妓為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先是三娘子在俺答時自練精兵萬人夷情向背半係娘子俺酋死娘子當屬黃酋黃酋老病娘子意嫌之將別屬督臣鄭洛計曰若娘子別屬我封此老酋何用乃命人說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一胡婦耳於是娘子逼利害乃歸之嫡黃酋死扯酋當嗣洛又

諭扯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娘子聚則封不亟聚恐封別有屬也扯酋盡逐諸妾乃以十月入三娘子帳中合婚

十一月余有丁卒○吏侍郎陸光祖為御史周之翰所劾遂謝病去副都御史耿定向奏曰之翰所參正光祖所取重士林者以白為淄大乖公論

十二月王錫爵王家屏為大學士○刑郎俞顯卿訐太儀郎屠隆落魄無度與西寧侯家狎昵往來科臣參看隆滌倒名教顯卿攻訐陰私均於士風有玷有旨並革職為民

亂十三年正月起海瑞為南畿巡撫僉都御史○繁天通判周弘禴劾奏張學顏張鯨坐謫○上益習李慮下欺微有聞輒遣騎逮至證案甚夥事多不核舒化為刑尚書奏言主術貴因不貴為若好以己為是代有司事也徒使人歸過于上而下得緣是以飾罪

上領之○潞王府卒為兵馬吏目鞭笞王奏之

上怒逮吏目詔獄掠死繩其捕卒七人化奏曰吏目雖微亦命官也今繇府卒以觸過矣奈何波七人盡死乎得旨釋之

三月兵科臣王致祥諫　上乞罷內操○伯言把都

復連結鄭兒台吉萬餘騎入塞殺掠軍民遊擊周思孝逐之虜走遼河河深不能徑渡李成梁追襲之從丁字泊堡出布陣為一二字以一字衝鋒二字繼戰令既定旦日去邊一百五十里虜望見兵至即跳騎挑戰成梁躬率一字陣接關火器弓矢齊發撫臣李松趨二字陣鼓行而前虜股栗欲奔我兵乘勝疾戰斬首虜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拾征李來等十三人獲馬五百四十九匹軍士亡失者六百三十九人○

封扯力克為順義王哈屯比妓為忠順夫人

四月江西撫按歲造磁器如屏風燭臺棊盤花瓶等

項費錢甚多無甚用者御史鄧鍊請停止之○大旱
上步行祈禱　詔免天下災傷糧一年
六月慈寧宮成○虹縣地中湧血○豕顏首董狐狸
自款塞下脫帽跪起甚悲言向來犯邊皆東西二虜
同名姓者所爲撫臣張佳胤讓蕭之狐狸叩頭稱冤
願按實前事使得奉撫賞
七月南院都御史辛自修糾劾巡江御史沈汝梁貪
狀有　旨逮問○御史龔仲慶疏論李植云節婦美
名也必垂老無玷而後可一有玷污鄉人不齒矣鄒
應龍疏斥嚴嵩豈不偉烈及撫惡雲南至今人痛恨

〇大學士王錫爵上疏求去極言李植羊可立江東之怙寵驕狂以發張馮舊事爲不世奇功謂天下除建言之臣別無人品借大峪山風水爲名追論前尚書徐學謨主張未當語侵時行明以時行弱而發之小臣制大臣之命一至此極臣驚不能匡正惟有去以自明 上慰留之〇科道齊世臣孫愈賢等交章論植可立東之并及吳中行沈思孝言中行思孝人品未可望用賢數倍也郎中馬應圖爲植等申理且言輔臣之專科道之謫有 旨仲慶應圖謫外植可立東之降三級

八月　太后御新宮○東虜長昂踹入喜峰口降罰
正佐將吏有差○海瑞爲南院都御史瑞初膺廵撫
之命在途即上疏陳治安機要謂今日貪墨爲奸毫
不可縱　太祖初剝皮囊草定枉法贓八十貫絞律
是以士多廉介之節政刑非德禮外事欲使百姓安
樂其於守令務極遴清介者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
道先撫按而致望於閣部大臣及歸本於君身疏甫
上而命下即改南吏侍郎再改右都御史浹歲三遷
眷特簡也南臺爲養望地右都雖長稱獨坐然於諸
御史無所短長瑞以爲南臺猶北也欲正百官必先

自御史裕約束諸御史甚嚴峻御史無幾人到臺一御史爲戲宴者瑞坐堂上謂曰爾聞　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其五城兵馬若有司於民事尤所關切每下一令都人塗傳巷誦自大僚至丞郎無不凛凛雨花牛首官觴遊屐頓絕瑞在南院僅一年有提學御史房寰劾瑞欺世盜名疏寢不下其年新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彭遵古言海瑞爲當代偉人萬世瞻仰寰爲提學御史納賄狼藉談者欲吐聞瑞之風宜愧死無地乃強面反噬之天下爲寰易爲瑞難寰享貪利而笑瑞爲迂拙世之所大

瘠也後寰事敗削籍瑞於丁亥年卒官僉都御史
用汲入覲嘗推轂巖有寒士所不堪者士大夫醵金
爲殮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盈岸無隙地雨泣動天
百里不絕

九月京師地震以尚寶少卿徐貞明爲墾田使戶科
蕭彥極言不可行以阻之○諭兵部取內用銀十萬
兩○采顏酋長昂遣其母妻詣撫院告款

閏九月　駕幸大峪山閱壽宮

十月刑科臣王繼曾奏邊臣敘蔭太濫

董其昌云閱視敘蔭自款賞之後日濫一日上下

相業功寔貿亂邊事大壞端在於此一變祖規復
萬曆三年已行之例深有望於謀國者
論禮部河南產有麒麟着撫按奏進御史王學曾諫
阻謫外○御史李棟奏爲功臣被逐外議不平事特
疏理故尚書潘季馴之寃初季馴與居正同朝頗以
勤勞著績河上以居正故被論奪官棟獨理其功說
者謂如耿育之訟陳湯理直氣壯不爲時論所沮有
眞御史之風
十一月張四維卒於家○御史牟志登劾奏鄭洛向
年船附王篆以及第之幼女嫁與衰暮之蔣遐司以

求總督棄女廣西萬里之外
十二月貴州羅雄蠻亂撫臣舒應龍調土官隆有義
兵破平之
丙戌十四年正月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爲貴妃刑主
事孫如法奏恭妃誕育元子五年未聞進封鄭一生
子即封貴妃何以釋天下之疑請並進二妃則羣疑
定 上怒降如法邊職○六科查參考成本進覽
上命從重處分閣臣申時行曰考成之法繇輔臣居
正之請也如催徵錢糧一節重處撫按則撫按惟參
論有司有司惟敲朴百姓百姓不安盜賊蠭起臣之

所大體也又如捕獲賊犯一節重責撫按司道州縣官惟將平民拷逼承認又臣所大慮也又如提問官員一節恐有鍛鍊文致之弊亦非治體之所宜也

春祭遣官代禮科王三餘曰王者敬畏莫過於天乃者雷震郊壇宜親郊以答天戒不聽○以皇三子生傳陞供事錦衣官百員兵科顧九思諫阻不允

昔楊巍議科道交章所薦遺賢內顏鯨管志道大計被黜破格以待各照前任職銜致仕○科臣姜應麟沈璟請冊立皇太子 上怒降處有差科道官各疏申救 上諭閣臣前此之降處非爲冊封惡

彼疑朕廢長立幼先揣摩上意耳我朝立儲自有成
憲朕豈敢私巳意以壞公論[illegible][illegible]置朕於不善之地故
以是處之○把都兒化花大復聚土蠻犯邊撫臣顧
養謙徵召將士黑雲龍等大集鎮邊堡出塞二百里
李成梁親自力戰自辰至未不倦虜不能支皆騰山
鑽林而逸成梁逐北斬首九百二級得名酋虎兒把
禿等二十四人將士被傷者李寧等一百七十八人
三月京師塵霾蔽空　上戒諭群臣○賜進士唐文
獻等○禮臣沈鯉言國初兩稅皆用本色里甲均徭
從民之便自里甲改爲會銀均徭改爲條編漕粮漸

議折色則銀貴穀賤而民有征輸之困矣任土作貢非若費也費常在於額之外今日加一賦曰某項明日又加曰某項因事而益者事已而其賦不休隨時而增者時過而其額如故有司之科取贖鍰最爲民害近括之以輸於京師有司所以應上官之費者益增其贖是昔之贖一而今之贖二也○封鄭氏爲貴妃許氏爲德妃部署爭言貴妃恭妃事疏留中

燕子趙用賢上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非有異術也不索民以非分故惟正之供常足也今天下財賦蘇杭松常嘉湖六府居其半一曰田賦之數會典

所載蘇州一府洪武初土田九萬八千五百六頃弘治間增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頃萬曆六年冊報比弘治減六萬二千二百九十四頃查戶部見派蘇州秋糧二百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石比弘治僅增五百七十一石五斗及據府冊該平米二百四十七萬八千一百七十一石比部所派多四十萬九千二百七十六石　皇上固不知百姓有額外之輸之多如此一曰混派之弊國初民田止於五升官田係抄沒入田以租爲糧故有重至七八斗者宣德初周忱定則例加民田耗米一斗有奇以融官田之虧欠於是

蘇州一府增糧一百萬石每正糧一石加收五斗除漕運外有餘則入濟農倉以備賑濟謂之餘米自一石五斗之外絕無科率之擾故甚便之其後戶部以餘米盡括歸官而徵輸雜出矣嗣後復有均徭矣復有里甲矣又如折絲馬草舊征之山地者亦入於秋糧矣又如驛傳馬役水夫戶口鹽鈔昔征之均徭者又混於秋糧矣又有貼役料解兵餉復計糧而派矣自餘米歸官而額外之征不啻三倍矣臣愚以爲宜遵 祖宗夏稅秋糧馬草正額征派不得立平米餘米名色以滋那移之弊自正額之外襍派征輸或照

地或計丁明者定數使與正賦不混庶無横征之苦一曰征稅之則周忱定額官田民田之名自在也嘉靖中嘉興知府趙瀛建均田之策蘇州知府[illegible]履畝清量始定不等科則最重有至三斗七升六合者當時耗米之出本以補官田之逋欠今槩一府皆官田矣何得復有耗米哉惟有平米耗米二端支吾影射故每年會計增減轉移又有新張沙田及蕩田等報官起科有重一斗五升者查以坍江地荒之數府册並無細數開報戶部亦無籍載可考邑中猾胥主其籍奈何委良民之膏血而充奸徒之侵餉也一曰

偏重之派各省田稅每畝三升江西浙東以斗浙西
江南以數斗是各省糧一石當田三十三畝江南糧
一石當田三畝以三畝之額而三十畝之派不重益
加其重乎一曰白糧之運光祿内庫各項白糧二十
萬十七石每石加白耗米三斗加二舂辦夫船車脚
之費通正米爲四石始當白糧一石則此二十餘萬
實爲八十餘萬矣而又各關之船稅臨清廠之帶磚
河西務之剝淺通州之搬運後門之鋪墊日甚一日
一日兵餉之實嘉靖中倭夷内訌始募水陸兵列守
每石平米加銀二分至今三十餘年歲歲加徵是歲

[illegible]藏宸翰也

四月叅緝文淵閣印久緝無篆命改鑄以賜輔臣

五月　諭戶部買辦金寶進內

六月畿內大饑○御史柯挺疏奏救荒諸便宜詔撫臣賈三近行之○河南山陝大旱江西南北大水

秋七月舒城出蛟一百五十六處百里成河

八月御史任養心奏建常德府龍陽縣典史青[illegible]盧祠賜名惠烈蓋青于洪武年爲民請減賦自縊于登聞樓下者　高皇特爲之減原額二萬四千云

九月十四日郊狩　聖駕自鞏華城騎白馬帶銀盔

端午將到感恩殿百官朝畢賜閣臣膳

十月太學士王家屏憂去○南太常卿沈子木疏言建文皇帝御宇四年不得一盂麥飯下同齊民于誼不忍且　文皇帝嘗命以天子禮葬矣近奉明詔褒表死事諸臣皆祀而建文獨不祀于德意未稱意宜詔禮官定議或祔食懿文太子之側

十一月尚寶卿余懋學疏陳十蠹謂執政者得必有功失則稱撫罔之蠹日誣上之蠹受官公家而陰以為市日招權之蠹已不受言而背求于上日諱疾之蠹竊竊為常而弁髦公論日承望之蠹敢于拂天子

而難于忤要人曰雷同之蠹逆詐言者而鉗其氣曰阻塞之蠹倒置是非曰欺罔之蠹忿爭黨比曰爭勝之蠹媚悅近習曰諛佞之蠹自負時流急于表異無疾而呻吟曰乖戾之蠹

丁亥十五年正月庚寅朔○癸丑訛傳午朝百官駿蹌趨朝。詔責禮部鴻臚寺官各罰俸二月○昭雪故都御史王忬朱紈子祭塟○召何起鳴工尚書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大同撫臣胡來貢請改祀北岳于渾源州禮部覆奏禹貢恒水曲陽恒山歷來祀曲陽有據詔仍舊○以蘇松孝子王徵臣爲

博士○常熟布衣許士廉上書闕下請召募開墾畿輔荒田大畧謂國家所重於江南千里挽輸以稻米耳今見貴戚內官庄田往往有學種江南稻米以爲奇舉則燕地未嘗不宜稻也種稻必以水畿輔諸川每於春夏之交泛溢隰原者未嘗不足於水也燥壤之穤穤濕土之雈葦未嘗不沃衍也依然牛可耕糞穢可積未嘗不足於種蓺也聽豪貴已成之業而取其荒者募民自名田此有利無害之道也竊見白糧至京自丁字沽抵京倉歲費車脚銀若干萬兩而東便門外河流故存若以堰閘之制濬而通之淺者之

運歲可省車腳銀若干萬兩以車牛之費給民耕具歲可墾田萬畝三年免給更可廣而墾之行之十年未見其田疇之不遍野者且募富民之能墾者益之秉國家無事之時律以軍級升遷之法使墾多者居官而長子孫則豈不人人競勸樂於趨事哉唐張全義之尹河南也喪亂之後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招民墾闢遠近趨之如市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天下事在人為耳國家處物力全盛之時而使輦轂之下鞠為茂草歲歲仰給千里外竊以為當國家者失之無策也

三月左都御史辛自修尚書何起鳴先後去任初御史張鳴岡劾奏起鳴前在諫署憑藉趙貞吉既參東藩則俛張居正所不喜之徐元泰趙世卿起鳴奏辨謂指出辛自修修為高拱修恨自修亦奏辨求去道臣高惟崧等參起鳴科臣陳與郊吳之佳等參自修詔準自修去維崧鳴岡各降級吏科張養蒙申救亦罰俸時謂自修繇 上特簡將行以進不繇已枝之故與起鳴並罷○進士吳中立以累薦起送至懇乞終隱許之○刑部主事王德新言以起鳴故罰及十三道御史而輔臣不聞論救此必有私庇起鳴者詔下

德新錦衣獄究主使人尋黜爲民吏刑尚書楊𣆶舒化各疏認罪。

四月以朝儀不整。嚴責禮部官。尚書沈鯉認罪仍令鴻臚寺查不到者各罰俸○梟斬回夷馬毛等狥之。初陝西延慶間有夷人編入版籍名曰回回。丙戌歲饑荒。回夷五六百人。據高山爲壘。流刦州縣。里豪子弟附之。都御史李汶督兵行勦。夷走耀州與荒民合衆。將高節逐賊殊死戰。賊走韓城。通判杜存大破之。諸軍逼之於同官。斬獲三十餘。汶復會三邊督部光先并勦。上詔勿得姑息。其願爲編氓者。立保甲法

嚴勸懲之○番禺縣布衣盧廷敲伏闕上書部覆廷敲既多出位之語似有干進之嫌將原疏立案不行本人勸回原籍○吏部員外郎顧憲成爭自修起鳴爲君子小人與衆糾之爲公私歸咎於輔臣有 旨謫外

五月存問尚書陸樹聲○浙直大水薊州地震○太僕卿羅應鶴奏言舊有種馬十二萬有備用馬二萬寺役所畜非銀也馬也近年輕視國馬動稱移借遼東初年萬金今乃十一萬延緩又請矣昔以戰鬪爲事不聞人請金買馬今何反請于無事之秋也

六月山東平陽縣有星晝隕○刑尚書舒化被拾
弗平欲辦化曰寧吾一人受枉毋使國法自此格不
行即解職去
七月蘇松大水○四川邊臣徐元泰奏將佐邊之垣
等俘斬建昌叛酋二千八十六級
八月　諭戶部取進內用銀十萬兩○海陽王燕手
唯潮條奏將政二十事句語難讀　上特虛懷納之
下部議○上視朝畢召輔臣於暖閣面諭各處災傷
重大有司貪財害民雖有蠲賑虛應故事民間寃抑
事情莫爲伸理其以懲貪理寃安民爲急○順義王

扯力克送韓臣本兵馬各一匹　上命受之

九月丁亥朔日食雲陰不見○吳縣鄉官麥雲翼厥死生員問華開任○伯言把都集衆入塞攻鎮夷堡我軍禦之三晝夜不解甲虜大敗去伯言把都慟曰阿父怨終不可報矣○套虜卜兎助火落赤寇邊其母太虎罕追止之不從越黑山而西我兵逐之斬首九十級復擁衆從永昌關入總兵張臣惡其反覆率衆力戰射之幾死坐擭卜酋愛女斬首入十餘級卜酋乃逃雪山同宰僧歷跡西海托宰僧乞恩其母大罕虎亦如之明年虜王請携卜酋還巢

十月鄖陽兵變先是李材爲鄖陽巡撫大開講學學徒至鄖陽者率遊武當山役營兵以爲輿擔營兵皆怨副使丁惟寧議減兩月兵糧以供講學之費材又改參將署爲書院擇以是月朔興工營兵梅林王所鼓衆譟亂毁學牌位材閉門不出海州人王鳴鶴以新選守備至謁參將亂兵或坐或臥鳴鶴具廷參禮甚肅參將止之鳴鶴正色曰上下禮自一定衆悚然起立鳴鶴因諭之教以擁參將詣督府謝罪鳴鶴亦隨謁李勸啓門納亂兵聽所請李材領之兵所請十二事材俱唯唯鳴鶴止材勿一槩曲徇材不從鳴鶴

請委令矢統兵士城外備操以待閱賞部伍既分鳴鶴伏劍逐部曉諭諭以反亂之難一城之甲難與天下抗人各有父母妻子宜自爲計衆皆感泣已而材下所允十二事於丁副使議丁惡鳴鶴之有定亂名也厲詞責參將米萬春言軍士所請之非分不許兵士爭入求辨門者訶之遂大訴譟丁走匿破竈中鳴鶴聞之單騎往喝曰汝輩反耶誰爲首者當前決死衆復退鳴鶴匿丁於參將室中夜亂兵圍參將第聲言必欲殺丁鳴鶴請參將家丁三十人擁空輿出城送丁副使下鄉歸襄陽鳴鶴身自前導賊不敢逼

晝日請李材終闕擒之事賞燕末罷鳴鶴以絕[illegible][illegible]
楊林王所等十人入城縛之以殉亂衆帖息○南右
都御史海瑞卒諡忠介瑞瓊山人以舉人筮仕淳安
縣鄢懋卿理鹽政不敢從縣過巡撫應天墨吏悉屏
在留都人以過剛病之屢乞休不允遂卒于官○左
都御史吳時來懇留老臣以固元氣 上是之楊巍
傅希摯侍郎陳瓚南禮尚書姜寶各不准自陳
十一月選駙馬王昺尚延慶長公主○王台孽子康
古陸妻其父妾温姐分海西業與兄子歹商鼎立因
誘叛夷阿台卜花攻歹商毒殺歹商妻開原兵備王

繖楸叅將李宗召勒兵執溫姐麻古陸已而釋溫姐以誘其子猛骨猛骨竟攻反商焚其巢并劫溫姐去巡撫顧養謙劾繖玩寇釀亂　上遣緹騎逮問科臣彭國光爲王繖不平以失事推諉叅論養謙　上欲置於理閣臣持不可已而繖稱先年開原地方貪功生事　上怒命逮兵備任天祚質對閣臣申時行曰繖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追咎行勦之非不可也用兵之際遇有夷虜豈能審問而後誅殺以血戰之功爲妄則邊將懷心解體而不敢言勦矣○下大典知縣王偕于刑部審讞　上命二尉聽記主事孫承榮

謂其僞未可知卻之　上怒奪司官俸
戊子十六年正月巳酉朔大雷雨京師大人
二月　上御經筵畢諭閣臣唐大宗非令主命停止
貞觀政要講禮記閣臣請進講通鑑纂要及大學衍
義○江西盜三千人聚景德鎮撫臣議討之僉事顧
雲程曰討三千人必以萬人往勞費甚鉅其魁爲藍
芳威嘗識之于武場乃屬人招之芳威匿山中不出
適有劉汝國之亂雲程使之將兵備寇且諭之曰吾
能生汝不欺汝而更何待乎芳威遂單騎詣軍後卒
爲名將

三月閣臣進　高皇帝御札勅諭兼講求本末考論道　上命并取累朝實訓實錄以進○輔臣申時行進思政養心省心業志四箴○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位號改正　景皇帝實錄下閣臣議時行奏建文復號未敢輕議遂寢○黃梅賊劉汝國作亂汝國故蘄陽門子隨大盜梅堂白晝搶掠蘄州守徐希明選居民能幹曰潘寀者設計禽堂父子汝國大掠宿松諸民家州官陳策戰死

四月江浙大饑○御史任養心劾奏李成梁一門成梁鎮遼如松鎮宣府如栢鎮寧雲成材駐黃花所費

李平胡李與李寧爲列鎮叅遊環神京左右恐有尾
大之患○巖鄧雲南冐功之官先是雲南巡按蘇瓚
核迄西事上言破緬之役皆鄧莫思順諸首功兵備
李材以罕曩頂請援使裨將杜袱等七人提兵一千
從金沙江行未至中道聞夷兵罷乃璧貫屯五章會
有夷商三十餘艘過乃殺百人而以夷地病故男婦
及兵士病故者悉割首抵級并原捕生户剩死散等
七人上功莫府妄稱萬級必加軍書所上請問密嘀
去騰衝二千七百里擺古一千八百里何往來不及
一月乎七月望日材以生辰在司受賀而屯兵境外

者何人遮會寨諸或近猛寨或近蠻哈相去遠甚何謂八城連破並在一時首功旣三千有餘何勘驗不及一千而云爲恩化所焚獲夷民至一千二百何不安插而云各夷不欲出獻拓地至二千里何猛寨尚爲緬據且阿坡二十八寨以不送例錢誣之爲反二千人戮之無遺撫臣劉世曾亦疑之書奏　詔逮材等輔臣時行疏救言處分太重則土司有輕邊臣之心　上不聽而世曾亦自劾不能禰釁及科部覈實命降世曾爲庶人材與游擊劉天俸俱以詐冒坐棄市罪時行再三論救不允

五月四川撫臣徐元泰奏邊將李應祥俘斬功番夷賊乃等一千八百六十三級立屏山縣於馬湖○存問八十尚書陸樹聲九十尚書郭宗臯

六月江南旱太湖水涸浙江大饑人相食○予故祭酒蔡清謚文恪從詹仰庇請也○江南巡撫余立誤信訛言奏稱太湖劇盜作亂官兵旣集盜化烏有搜緝數人隸案復奏盜平

閏六月貴州土官安國享自稱所獻大木爲撫院委商何貴恃强凌奪先進　上怒撫臣欲逮之閣臣申時行奏曰土官乃敢參撫臣是輕朝廷也可行其言

以驕其志乎乃止○江西廵撫陳有年葦任有年先任選郎獨宿朝房一切權要罔敢私干及廵撫苞苴不入都門閣臣患之御史方萬山希意劾其退羅遂閒住

七月尚書沈鯉請册立元子不允

八月潞王之國諭戶部進內用銀二十萬兩○禮部郎尚桂参論順天主試黃洪憲舉子鄭國望稿止五篇首名王衡係閣臣錫爵子素號多才疑信相半李鴻係將行婿內有關節囡字

九月天鼓鳴○禮尚書沈鯉朱賡罷○庚申　上幸

大峪山閱壽宮　皇后貴妃從乙丑回鑾甲子　上
幸石景山臨觀渾河召輔臣申時行前至橋次示以
水勢洶湧因言黃河每有衝決經理須在得人時行
退而上疏言得人之論治河要務一言蔽之矣
十月閣臣題授庶吉士八人爲翰林官十人爲科道
十一月御史馬象乾劾東廠張鯨兇惡并指輔臣王
錫爵阿從失職　上怒下鎮撫司問錫爵疏救不允
給事李沂復劾張鯨之惡百倍馮保　上怒發沂鎮
撫司問廷杖六十爲民
十二月己卯朔諭元輔可代諭次輔錫爵亡女勿過

悲恐失治生之道時行奏謝〇閣臣王家屏服闕召用〇征虜將軍李成梁從威遠出塞卜寨秉其衆遁入那林壁成梁擊之城破二酋窮促乞哀開原兵備成遜并釋康古陸以存歹商進卜寨那林諭之諸酋並服亡何康古陸溫姐相繼死遜令北關之卜寨那林南關之猛骨歹商互相糾結釋憾並請貢歹商遂與建州奴兒哈赤婚

己丑十七年正月己酉朔月食〇閣臣王錫爵爲其子衡自辨請罷歸田里 上慰留之〇甘肅兵變髡總兵劉承嗣

二月下刑部主事饒伸於獄將王衡已經覆試有旨
許會試高桂罰俸矣伸以洪憲錫爵朋奸疏上　上
怒遂有是命大臣合疏救之御史喬璧星言輔臣屢
辨傷激非大臣之體　上亦責之○科道林祖述楊
文煥等共劾伸為出位桂為誣害下鎮撫司訊伸革
職桂謫邊方○劉汝國自稱順天安民王橫行蘄黃
間白晝張盖入縣治開倉廪取富民粟散給饑民官
兵逐之往往敗衂汝國據柴家山移文州縣撫臣周
繼以聞調吳楚兵大集吳淞把總王夢勳將三百人
最後至深入為賊所敗幾殲賊置之而去其屬裹

臣誓衆復前遂大敗之奪其砦汝國變服遁金堂[illegible]
生得之○禮部主事于孔兼言李鴻脩大壯卷臣[illegible]
磨勘出疵批送禮科不意郎中高桂言之今桂摘而
臣以默見容何顏列署哉有旨免究
三月賜進士焦竑等　上不御殿傳臚如常儀是科
陶望齡與前科鄧以讚馮夢禎三會元號稱理學[illegible]
絕居官無幾殊半山林論清望者咸歸之○閣臣謝
國爲會試考官士子仰式從集聚門下謁見國大言
日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即我門役一
切拒之從吾言者爲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寄切[illegible]

試文人品高下聞者謂爲平平當時進士安然於心
主無一錢之費○丙寅潞王之國面辭 上降座臨
陛目送撫然羣臣感動○騰衝姚安兵亂先是騰衝
號稱樂土自岳罕亂始議募兵皆楚蜀亡命也設騰
姚二營劉綎鄧子龍分將之二將不相能二營兵相
角已而子龍兼將之工作虐使騰兵暨用師隴川姚
兵佚主將以凌騰有訛言罷子龍者騰兵歡譟欲結
隊自歸而姚兵爲子龍所驕因索餉洶洶遂大呼殺
掠永昌城門晝閉○贈王崇古太保謚襄毅○巡撫
副都滕伯輪卒伯輪廐庫人三品未滿考以海上功

特予全葬。
四月大旱荒。江南北浙江江西湖廣俱旱。鄱陽震澤半成平陸。三吳斗米二錢。僵屍百里。○廣東賊李茂旣就招撫。爲盜如故。有司撫治之乖。將陳居仁縱去。賊遂揚帆入海。襲破清瀾城。○翁源人王子龍作亂。討降之。○王錫爵疏請視朝建儲。疏曰。今年二月以來。皇上僅一出朝。送潞王。再出幸太廟。時享。其餘常朝日期。盡行傳免。臣等猶幸每日散本。竊聞章奏。外廷百司。緬想清光。於九天萬里之遠。耳目不接。誰能無疑。莫若勤御朝講。日親外臣。人人得承休問

則天下幸甚。皇長子倫序有定。皇上三年

明旨已宣付史館。去年未行。今年未行。拱默遷延。日復一日。不早塞道路揣摩之口。臣之所以日夜拊膺流涕者也。都督鄭承憲卒。特命其子國泰襲都指揮使。虜王及夫人移書鄭維。言向守先王之約。今讐邪瓦剌犯我疆界。欲往討之。已與各部期會于多羅土蠻。先有永舍布矮生事于西寧。襖兒都司作難于甘肅。今我星馳定之。并送佛骨。乞從裏邊行。并與舊給賜撫賞。維諭之曰。既假道。必疾行。毋生事。撫賞不多。毋厭薄也。

五月黃河堤潰於徐泗○莆田山寇柯守岳自稱遊
天王署其下爲將軍劫掠州縣把總王子龍胡全討
定之○陸光祖南吏尚書○予故總督胡宗憲祭葬
○浙江颶風大發海水滂沸漂沒數千家
六月雲南姚江兵亂從大理過會城屯楊林與官兵
相持土官祿華諳勦之賊衝圍出寧州武定臨安兵
夾攻敗之擒獲四百餘人宥其餘黨巡撫蕭彥奏聞
詔逮總兵鄧子龍○科臣張養蒙奏稱右都潘季馴
一任河漕熟諳水道起用之意固責其新功首宜久
任從之

七月左都御史吳時來言士風偷薄長官以優容爲
盛德屬官以偃蹇爲風裁今王藩臣揭帖不投堂安
用南都察院哉乞嚴諭南道恪守堂規將王藩臣罰
治○進士薛敷教劾奏吳時來等大學士時行言其
輕肆着省過三年於教職内敘用○原任州同知張
壽朋考察被降補推官御史傅好禮請將吏司究處
○御史林道楠言蘇松五府白糧正耗之外又有加
耗查萬曆九年規則米一石不過耗五升今至四斗
五升米百石不過費銀七八兩今至二十餘兩自徵
處至京率三石致一石復遭此無窮需索將何底止

哉。○刑侍郎何源卒。源廣昌人。尚書喬新從初任
與縣靖江王盤遊至浙。源令儀民哀訴求縣王遁去
爲職方郎。抑内豎不得與京營歷考功郎。晉甲戌試。
以公稱。
八月十五日萬壽聖節。　上始御殿受賀。明日傳諭
王閣老忠愛已見矣。昨升殿頭眩。坐不能久。家屏疏
謝。
九月屬夷長昂入塞。李成梁亡没軍士八百人○吏
科吏孟麟劾黃洪憲典試北塲。嘱正砾卷以行私。失
去墨卷以滅迹。以孫坤浩文作程而申巢王洪與勝

參爲都御史黨護洪憲
十一月刑部郎吳正志劾奏科臣李春開會緣得據
言路排詆趙南星姜士昌
十二月大理評事雒于仁疏進酒色財氣四勿箴
○播州宣慰司楊應龍所部何恩宋世臣上變告應
龍反貴州巡撫葉夢熊請兵討之楊氏於唐末據有
播州歷宋元世官其地國初楊鏗內附改宣慰司應
龍於隆慶六年襲職從征喇麻先登多斬獲從征九
絲捕虜無算從征楊柳溝却敵先登先後賜金幣萬
曆十三年進大木助工 上特給大紅飛魚服應龍

每從征見官兵弱輒從土司借叙遂驕蹇輕漢法廉
居僭擬嬖小妻田氏出其故妻張氏已復疑張外淫
封刃命取其首初惑七姓虐所屬黄平等五司父而
覺其欺奪之權七姓因反壁應龍疑衆不附結關外
生苗爲翼肆行劫掠夢熊受變告喜於有事主用兵
行勦朝議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四川不赴貴州○
建州夷奴兒哈赤以斬叛夷克五功進都督僉事初
哈祖父叫場塔失並從征阿台戰死李成梁雖畜哈
赤及長以祖父殉國予指揮與南關埒既與歹商爭
張海因約婚罷兵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漸雄長

謝焉矣

庚寅十八年正月立春甲辰朔 上在毓德宮召閣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於西室 上以雒于仁疏手授時行時行懇請寬宥 上曰屬錫爵擬意云何錫爵曰外人不以于仁爲訕上而以爲納忠若重罪之人不以 上治狂而以爲拒諫 上意頓釋時行因進云臣等久不瞻天顏雖有芻蕘不能面陳今日幸蒙宣召敢不傾吐逓來 皇上嘗欲靜攝臣等不敢煩勞起居但一月之間或二三次臨朝亦足以慰羣情之瞻仰 上曰朕豈不欲出只是腳軟

行立不便時行等又云冊立東宮係宗社大計上
賜裁定　上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但長子猶
弱俟其壯使出時行曰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
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　上曰也要生來聰明時行
云資稟賦於天學問成於人未有不教而能成者
上曰朕已知之時行等出去宮門數十步　上復
內臣追止之云且少候已令宣長哥來一見良久
引入西室至御榻前皇長子在榻右　上手携之
皇三子傍立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賀曰　皇長
子龍姿鳳目岐嶷不凡　上視時行云　皇上正位

東宮時方六歲，即已讀書，[illegible]長子讀書已晚矣。
上手引皇長子向明[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視良久，因奏
云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　上
曰朕已知之。○御史熊元劾總督梅友松歲費軍餉
數百萬，不能控制諸虜，罪同僨國。○科臣陳與郊爲
光祿少卿王汝訓所劾，上言近歲以來，凡持橫議與
明旨抗，必欲橫議者勝。一人曰是，欲滿朝盡是之；一
人曰非，欲滿朝盡非之。則行於今日，非鄉愿不可。如
此而曰定人心，不服也。臣常謂心無所爲，不論平恕
之與刻深，皆爲公論；心有所圖，不論浮誕之與撫[illegible]

皆屬私言汝訓雖謫臣臣不忍媚汝訓之名獨惜其以迂愚受惑不自知其輕詆耳吳正志等四五人謀議偏在常鎮一方又偏出一人師友親故此氣節耶君子耶張九一有塞上墾田功績非盜虛名於紙筆臣問舉之卒自修在院考察以私憾陷甘雨以私賂底向日紅臣質鄙之果誰諛誰諂乎○吏尚書楊巍亦言汝訓箝制言官非體改調南京○御史錢一本劾奏江西巡按祝大舟贓私狠藉命逮治之○陳與郊陞太常少卿御史王明劾之并及楊巍御史萬國欽亦論巍躐陞唐鶴徵陳與郊爲失所覊外轉張一

元張應芳王麟趾爲失所錯。

三月評事雒于仁告病特旨着爲民○吏尚書楊巍罷以宋纁代之○代州星隕如雷○太常少卿謝杰言懿文太子歲以奉祀官主祭祝以御名其體太褻。命易南京五府僉書官主之。

五月李世達爲左都御史○京師旱霾○給事中胡汝寧請禁人捕田鷄以推廣好生。人呼汝寧爲蝦蟆給事

六月太白晝見○虜入陝西。時吉能父子俱死。其孫卜失兎幼不能制其下。用事臣切盡黄台亦死。各酋

莫相統一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爲市虜嘗抄掠諸番而火落赤者切盡黃台吉弟尤桀驁據莽剌川時掠漢人畜邊將就索輒還之時副將李奎方醉軍士報虜侵掠奎单騎赴之虜持鞚自白奎拔刀砍之虜大譟射奎死大帥劉承嗣擊之不勝虜遂入犯洮河副將李聯芳戰敗沒乃以尚書鄭洛爲經畧使切責順義王趣之東歸而聲火番之罪革其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按卜失兎有二人後襲虜王者扯力克之孫也）

秋七月朔日食○楊文舉爲吏科都給事中叙其行賑功也尋以贓敗○廷臣屢疏請册立豫教上怒

其激聒以爲離間錫爵疏曰凡稱間者貴而使賤之親而使疎之今上手擁元子明示臣等長幼之序臣等勸冊立以成所欲貴請無教以成所欲親何名爲間也

八月閣臣王錫爵上言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自虜款二十年來吏恬卒玩一旦封豕生心舉朝悍怖止辨呶呶追尤首事此一反也武官變下求安專籍款關之利文吏隙中觀鬪爭談出塞之功此二反也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忨愒爲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腐垣內外便分爾我

逃責於已而嫁禍於人此三反也臣謬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一言葢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暫寬文法而後文武同心人人效死○侍讀學士黃鳳翔言方今四夷鱗集闕下陛下頻免朝講恍溺宴安臣竊耻之天下十計用人理財二端建言諸臣幾譴獨重士氣日摧人心不奮平居有靡爵祿臨難有全軀保妻子耳臣愚以爲直臣宜召用也宋藝祖欲積縑帛二萬易胡人首今戶部二十萬之歲進積爲常供都城內外寺宇金碧熒煌皆内帑所捐金也遠方梵刹之供奉歲將齋醮之頻仍與其捐

厚費于寘寘孰若寬一分于民命也○乙丑[illegible]
時行於皇極門示以趙可懷奏云虜王過河[illegible]
行對以虜欲搶番聲言內犯 上曰番人也是我之
赤子督撫官受朝廷委托平日所幹何事不預先防
範到虜過河纔奏可見邊備廢弛 皇祖時都拿重
處矣 上又曰近時督撫把將官輕賤牽制掣肘但
有功勞督撫有陞有賞都認自己之功及至失事郎
推與將官時行對曰督撫只是調度臨戰定用武官
上曰古時杜預諸葛亮皆能將兵立功時行對以
將材難前月有御史薦二人其一原是中材其一又

老矣　上曰趙充國亦是老將卿爲朕股肱用心分
理廢弛不止陝西時行對以款貢二十年保全生靈
何止百萬　上曰款貢亦未可恃若專事媚虜使虜
心驕意大豈有厭足之時時行頓首出○復命鄭雒
經畧陝西雒以戎政被參求去時行薦用之
九月詔停刑○易州州人劉言張世才上言阜平房山
各產礦砂奸民竊取爭鬬請立官開採○御史萬國
欽劾奏首輔時行奸貪誤國巧宦之緍紳與庸駑之
介胄以邊方爲捷徑日浚其甲士之衣糧以媚將行
歲以十數萬無事則爲之援引失事則代之蔽護臣

所加者某某送銀三千某某五千某某萬兩轉總兵擢錦衣某某送銀五千　與之輕罪邊臣邊將多出入其家入宋九之門欺誤國家不淺矣虜再入塞破軍殺將者撫疏閣臣指授方畧不知是何方畧也時行對陛下稱堅壁清野爲萬全策而劉承嗣之覆沒是衘壁而入也臨鞏搶掠一空是殺人盈野也堅清之言何以自解矣

十月閣部大臣公疏請建　東宮閣臣申時行密進揭帖於　上前日中書官抄送揭帖猶列臣名於首不勝踧踖臣自抱病以來不復與聞政事近日票擬

並無所知每見多司但有言及輒諭止之臣在閣時
同官未嘗言及亦以爲未可殿中書舍黃正賓摘揭
中之言上疏劾時行奸詐可據 上震怒廷杖正賓
一百爲民○國子司業劉應秋言時行外逃嚴嵩貪
黷之名而頑夫債帥出其門下陽避居正怙權之迹
而其所斧斤倒持手中○ 上傳諭百官云册立事
准明年春夏科道官不來瀆擾便於明年冬傳 旨
册立如再瀆直待十五歲○禮科羅大紘奏內閣所
下時行密揭辦明建儲公疏初不與知但云社稷之
計裁自宸衷切感羣言已奉旨俞慰科吏白時行欲

覩御批遣人取回原揭臣謨許之踰日稽留臣造門索之遂拒弗與夫青瑣森嚴而使綸音洩漏臣罪何辭但時行遁其辭以責友秘其語以要君陽附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內交　高廟神靈必陰殛之有旨着大紘降邊方○禮科胡汝寧言公疏始上許國竟首時行此圖之失也閣帖不必送科送科未必無意帖既落科亟令索回不欲傳抄見成心矣此申時行之失也乞嚴諭二臣協和以全終始

十一月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致仕季馴勤於河事其所經畧一議塞決以挽其河之全疏河患者皆[illegible]

海口積沙竊謂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繇地中沙隨水去卽導河之策也至於下流或歧而分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於海乎下流旣順上流之淤墊自通海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矣所謂固隄卽以導河導河卽以濬海也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夾河東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倣河南遙隄之制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則諸隄悉固全河可恃矣○侍郎沈節甫疏言近日河患

在河身日高高在清口則淮水不得出爲祖陵憂高在鎮口則閘水不得出爲運道憂必以治河身之高爲上策其次開腰鋪使黃讓淮以安祖陵開韓莊使泇開水以保運道爲中策○居正當國時其奴有游七者頗攬權勢一詞林大僚贈以序言號爲楚濱先生張籍没後七亦論死至時行爲政乃有宋九權勢過於七同時有王五者文雅不如其主人以清謹爲名不大恒赫也一日五謂人曰近有給舍過宋九適一邊帥遣使先通給舍問此誰也九對此某邊大將在我相

公門下給舍云須見通息於渠顧與交權世有此等諫官向我輩來薦與邊帥游大可笑也五之識過七九遠矣

○兵科張棟言

總督尚書鄭洛題稱總兵劉承嗣所報鎮兵十九營計三萬七千九百而堪戰之數止於六千何陵夷至此也閱事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殿最邊吏八事修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機同罪乃二十年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事覽其疏中何嘗不曰將良卒勇士飽馬騰乎虜王樞稱無兵無馬無餉則八事修乎否乎所閱者安在乎

十二月庚寅　上諭時行日。祖宗訓錄。乃今之史鑑。豈可不得而知。其令寫成書以便觀覽。庶知治國家之法。○吏部題員外鄒元標調文選。又陞孫如法南院照磨。俱不下。科臣楊文煥御史何選各疏請部切責其市恩沽譽。各降調。元標着改南。

萬曆注畧卷之八終